



韋齋集卷九

新安朱 松喬年著 十七世裔孫

王重輯

書

答莊德聚秀才書

某頓首昨屈車馬甚寵顧區區未能款扣所聞辱惠書禮盛志謙雖不敢當然近世大學之道蕪廢士無貴賤徇世相師千百一範莫知孰使陶之者不自量其愚不肖竊有憐之之意頃來尤溪甫兩月雖獲遍拜邑中耆老而未詳也索居深念惟小人之歸是憂

韋齋集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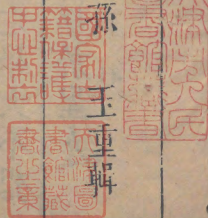
書

乃有誠心高傑然自救於流俗如吾友者其為欣幸未易具道夫仕而志學如農夫快一朝之飽而釋終身之耕矧於溝中可立而俟然則仕而志學猶飽而食辨亦不足道也抑聞之先生長者禮記多曾七儒之雜說獨中庸出於孔氏家學大學一篇乃入道之門其道以為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在致知格物正心誠意而已其說與今世士大夫之學大不相

此學之廢久矣自司襄楊墨躡得罪於聖人

義

卷九



世方嬰方俗學以自

養未能往究其所學且以或  
莫若居夷而聞雅雖未詳其節奏之工然卓然於  
歛楚謠之中而不可亂不書曰然之非艱行之

夫問塗而之有則知亦豈易哉以吾友之明苟以德  
爲車而志氣御之則朝馳軻乎我之塗而夕將入  
大學之門以躡中夏之庭也如某之騫憂且其乘  
而莫及其何以相吾子在勉之而已若舍此則塗  
則今之某王大夫皆如津未卽歎晤自愛之望

章齋集卷九

書

上唐潛書

某嘗不自揆以所學乎古者妄論天下之勢以謂一

介之士歛然自修於環堵之中其勢力輕重不足較

於世也明甚至其風聲氣俗則有天下盛衰理亂之

所繫者蓋嘗竊怪先王之時其士君子皆敦厚樸實

溫然而自重富貴利祿若不足以介其意而後之君

子髣髴其餘風者何其少也其一時號爲名卿才大

夫者名雖滿於天下而道不足以善當世之俗勢雖

臨於一時而德不足以悚來世之風上下相持以入

於弊而風聲氣俗不可復振無足怪者三代而上其

其下也不動 非 欲

士之自待也不敢重詭而負出各

秦朝歸不齒於鄉王乎上有不敢以已之所

不至者微而皆止於至足之分在上者

尊德樂義之誠不如是其不足有為而士之自

立於世者不知足不可責以有為也後世不然士之

則有科舉誘之於前使之決道義之藩以阿世俗之

韋齋集卷九

所好下之則有薦舉推之後使之固廉耻之隅以

徇私意之所欲其間固不能無卓然自信異於孟子

所謂凡民者然積習日久一範而猶責其有為

於世其亦踈哉嗟夫此豈獨士罪也嘗讀成湯禱

桑林之詞有曰士失職者知士固職必求所以克

之蓋其從事於六藝之文而歷治亂興亡之

變隱之苦心而不遠質之聖人而不戾達之當世而

不停此士所學乎况之治也人治也得心得

之身發之言推而被之天下士惟有是

也抗顏不讓自任以天下

之不以其禮則翩然去之而

傲與天子

周旋以圖回回海而君子不以

闕擊柝寸祿

見營而君子不以爲汙士之職如是其重而不知學

先王之道以克之命曰失職之民故愚以謂士之風

聲氣俗有與天下之勢相關者在於士之自重與否

而其失職而可罪者又將責之而責之在位之君子

恭惟執事以絕人之賢方進爲於聖世天子付使者

印便來閩中以言乎民則入城生齒之衆執事兒于

撫而龍蛇應者以億計以言乎吏則領挈銜稱輕重

升黜在於一言者以百計以言乎權則天子所寄以

章齋集卷九

四

耳目而事無巨細人無賢不肖皆得以言於上則亦

在位之君子也以東觀之其其他閩中之吏苟賤

爲甚自蹈汗小所愧耻上一不得意則呵叱慢

罵辟易不敢仰視強其間有分才諳之更得免於

此者蓋寡則亦無愧乎士之不所以自重也恭惟

執事執古之道而行今之世與夫今之所謂君子

以之畏且賤而其相此以謂風

於有值之重者得

至於失職

重

江

年

矣不肖之名字蓋未嘗掛當路之齒豈敢妄自比於  
士之重者蓋自度其疎頑無所用於世雖有好古之  
志而於先王之道未有聞也挾不足之資以求之於  
人實懼獲罪而不敢比來尉尤溪爲邑僻左雖辱在  
庇臨莫緣奔走於下風望顏色而受約束心以事荒  
舊業蕪廢是以滋不敢有意於當路之君子然竊嘗  
講聞執事之美有嘉祐慶曆間公卿之餘風其責僚  
吏必以公事未嘗以其私忘部使者之尊以禮知名  
之士此其可以情告而理扣也故敢推廣其所聞於  
古者風俗之所關而以其責歸之執事若某者其亦

失職而可罪之士也顧何足以與於此蓋嘗聞其說  
云爾其或市骨求駿式蛙求勇之意願自隗始將見  
風俗之變人人知自好以求附於餘光而勢足以加  
士者不得僕隸視其下其稱於天下之勢蓋不小矣  
則執事之建立所以善天下而竦後世者爲如何邪  
謹復料理十數年來古律詩若干篇繕寫以爲獻此  
古人以爲賢於博奕而已者若夫不自揆而論治道  
言世事者欲求教而未敢也夫以下邑之尉卑且賤  
世所不數平日未嘗爲起居之間一旦以書冒言上  
下相待之勢而不以爲嫌蓋方以古君子之所建立

有望於執事而不以流俗之屑者自疑是亦古之道也禮僭言高愧慄惟命

上趙漕書

某少賤貧進不能操十百之金貿易取貲以長雄一鄉退不能求百畝之田於長山大谷之中躬耕以爲養反顧其家四壁蕭然溝壑之憂近在朝夕途窮勢迫計無所出乃始挾書操筆學爲世俗所謂舉子場屋之文者其言決裂繁碎支離曼衍而不宿於道無用而可笑不待詳說可知也既冠試禮部始得脫去當是時年少豪銳之氣方俯一世而眇萬物向非有

章齋集卷九

六

禮義法律羈束於其後先必且追隨一時之挾揮金使酒馳騁而嘯呼以自快其意而後已惟其不得騁

故斂其使氣以玩世者而一寓於詩蓋嘗以爲學詩者必探牘六經以浚其源歷觀古今以益其波玩物化之無極以窮其變窺古今之步趨以律其度雖知其然而病未能也竊嘗嘆夫自詩人以來莫盛於唐讀其詩者皆粲然可喜而考其平生鮮有軌於大道而厭足人意者其甚者曾與閭閻兒童之見無以異

此風也至唐之季年而尤劇使人鄙厭其文惟恐持去之不速夫詩自二南以降三百餘篇先儒以爲二

南周公所述用之鄉人邦國以風動一世其餘出於一時公卿大夫與夫閭巷匹夫匹婦之所作其辭抑揚反覆踴厲頓挫極道其幽思佚樂之致而卒歸之於正聖人以其爲先王之餘澤猶可見其髣髴足以聳動天下後世故刪而存之至今列於六經焯乎如日月春秋之世列國君臣相與宴享朝聘以修先君之好往往賦古人詩以自見其意觀時稱情必當其物不然有君賦之而臣不拜其謹且嚴如此而晉鄭垂隴之會鄭之諸卿皆賦詩以屬趙孟而叔向因以知其存亡興衰之先後其言之驗若合符然蓋心者

禍福之機也心取是詩而口賦之雖吉凶未見於前而神者先受之矣至漢蘄李渾然天成去古未遠魏晉以降迫及江左雖已不復古人制作之本意然清新富麗亦各名家而皆蕭然有拔俗之韻至今讀之使人有世表意唐李杜出而古今詩人皆廢自是而後賤儒小生膏吻鼓舌決章裂句青黃相配組繡錯出窮年沒齒求以名家惴惴然恐天下之有軋也以取已者至其甚者恃才以犯上罵坐以貽譏擯斥顛沛足跡相及此何爲者邪嘗聞之夫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嗟夫聖人之意其可思而知也



夫王者正心誠意於一堂之上而四海之遠以教則  
化以綏則來以討則服與夫僖公牧於魯野而其馬  
皆有可用之姿蓋本一道而詩三百之意聖人取一  
言以盡之乃在於此後之學者不深惟古人述作之  
旨而欲以區區者自名曰詩誠可憫笑某也何足以  
議此徒以少日嗜好之篤學之而不至也深惟學將  
求覘於古人本本是求而唯末之齊亦見其勞而無  
功矣恭惟執事高文奧學標準一世其主盟吾道推  
轂後進蓋有先世之遺風方持使者節控引一路微  
勞末按日刻前以希獎掖而某以菽水之意竊祿

韋齋集卷九 書

僻邑未嘗得拜伏於下風得於傳聞不肖名氏似嘗  
掛齒牙之餘論得無有稱道少日率爾之作以欺執  
事者乎篆刻可悔方竊自毒雖知唐詩人之區區者  
爲可笑而求以庶幾夫聖人之意此非執事將安所  
質之竊觀執事大筆餘波溢爲章句句法峻潔而思  
致有餘此正如韓愈雖以爲餘事而瑰奇高妙固已  
超軼一時矣非深得夫聖人所取於詩之意與夫古  
今述作之大旨其孰能至此某願聞一二焉故輒料  
理十數年所學爲古律詩五七言若干篇繕寫塵獻  
譬諸博奕或可以奉公退之一笑昔宋廣平之沈下

僚也蘇味道爲綉衣直指使者一日見廣平梅花賦  
驟稱於朝始爲聞人且廣平宏毅開濟之姿雖其未  
達宜已表世而傑出豈其屑屑於一賦以求知於人  
而味道於此亦復捨其大而稱其細豈非蘊諸中者  
必逢時而遭變而後見強聒而自鬻者君子之所賤  
而文字之美可一見而決以爲階乎廣平則某豈敢  
譏然執事望臨一時四方之士希一言以軒輊於世  
則其區區自獻而有望於門下者亦士之常分而君  
子之所恕也文凡踰僭今之君子或有所不容若夫  
古人上下相求之義非執事誰望邪賤職自縻末由  
面請願悔惴慄俟命

豈齋集卷九

書

九

上李丞相書

某聞今世游談論說之士未嘗不以人材不足爲患

某

獨以謂今世之所患者非乏材也君臣之大義不

明於天下而學士大夫闕於殉國死難之節豈非今

日之患甚急而至大者歟蓋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

謂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譬如有生之類

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死先

王設爲禮樂政刑所以維持膠固者甚備而夫子孟

軻之徒道旣不行於天下退而與其徒講說論著丁

宜深切至矣遺澤餘風被於末世時有一節之士九  
爲奇詭絕特之行鼎鑊在前刀鋸在後攝衣而從之  
之不啻若牀第之安亂臣賊子歛手變色莫敢肆不  
義於其君豈特苟輕其生以立區區之私義而已哉  
蓋深畏夫君臣之義廢則爲人上者不能一日保其  
天下國家生民之禍豈復有烈於此者乎夫惟今日  
之勢將御天下之智力以除寇讐而安國家必務朋  
君臣之義以厲天下使天下響應景從奮不顧死以  
殉王室則必有大臣焉以倡之建安之初胄公奉天  
子都許披荆棘而立朝廷海內之士爭出所長以叶

韋齋集卷九

書

十

成謀主豈復有漢室也哉於斯時也諸葛孔明摧藏  
畎畝之間視士之輻輳於魏者不啻若臭腐腥羶之  
在前方掩鼻疾趨而過之惟恐其免已而見汙焉一  
朝得豫州決策立談兼取暗弱倡大義於天下祀漢  
配天而大敵震動廣明之亂僖宗入蜀大盜據宮闕  
生民糜爛四海蕩覆藩鎮勤王之師愕怡相顧皆意  
唐室不復振遼巡而左次者相望也王鐸爲諸道都  
統檄書所至霆擊風馳壯士增氣王處存李克用之  
徒決死力戰惟恐居後遂夷大盜克復京師今夫生  
民以來尊君戴上之心與生俱生未有知其所以然

者不幸淪於久衰之俗劫於積威之餘既久而其氣  
索然以憊則雖有可用之材布滿於天下而不能有  
所濟有一人焉命世之傑者鼓動而風厲之則天下  
之中材皆可以立事故孔明王鐸皆當王室之衰而  
各能有所成就世徒見其功烈之盛謀謨之偉而莫  
知大本之所在在於倡君臣之義以立士大夫狗國  
死難之節而已有宋之盛萬里一姓垂二百年一時  
人材尺寸短長皆得自効而賢知妄庸雜處於其間  
皆可以安坐談笑而取富貴其於士大夫可謂無負  
矣頃者京師之變敵人輕去巢穴犯吾國都其勢至  
逆也四方披兵相視莫肯攘袂爭先以決一旦之命  
而塗地之餘徇死貪生交臂以事寇讐者非失職不  
逞之徒皆朝坐燕與謀帷幄而柄廟堂者也大義不  
明而風節淪喪自開闢以來亦有盛於此者歟則夫  
明君臣之義以厲天下必有命世之傑焉以倡之非  
僕射吾誰望邪恭惟僕射相公始爲史官方朝廷以  
言爲諱指陳闕失姦詖震動遂得罪以去又歸而爲  
侍從當宗廟社稷危疑觚杌之際不動聲氣親決大  
策旣已庶幾於再造王室矣至靖康建炎之初羣邪  
並進爭爲誤國之計以售其姦獨僕射所建自皆天

下國家所以安危之大計至今焯然在人耳目非徒  
其言不用又放竄而濱於死且身雖流落而益尊食  
祠官之祿優游江海而望益重身去朝廷無殺生賞  
罰之柄而天下之善類有戮力王室之志者皆以爲  
歸自非深明先王所以維持膠固天下之道與夫于  
孟軻之所丁寧深切者其孰能至於斯歟 某 江南匹  
夫爾跌宕塵埃少所合於世今也樂道僕射之德業  
風義以風曉當世矻矻而不知止以求齒於賓客之  
末抑將考質舊聞而求策其所未至若夫慨今援古  
飾說獻諫以希一日之聽豈獨 某 所不爲亦豈僕射  
所望於天下之士也哉

韋齋集卷九書

十一

上胡察院書

某 江東書生也素無他技能又去爲州縣之吏益碌  
碌不見齒於流俗獨嘗究載籍以來天下國家興  
亡治亂之變與夫一時君子所以應時合變先後本  
末之序甚備思得考質是非以上下其議論而山海  
崎嶇之間王公貴人之所不至太守部刺史去朝廷  
遠尊嚴亢絕氣息蕭然不復可近又家素貧俯仰水  
菽之養朝不謀夕勢不得一日釋去以從先生長者  
遊然考之詳則其自信也篤自信篤則其合於世也

益難此其所以婆婆山林甘忍窮寂雖久而不敢悔也今者乃聞天子仁閔塗炭之遺民而使察院撫諭一方色仁氣溫不間微賤專爲朝廷訪求得失蒐拔人材以稱廟堂急治之意雖使事有指而區區過計之憂竊願有獻於執事某聞古之爲天下國家者雖其積累之厚薄有逆有順有短有長而其意指規模未嘗不爲子孫萬世之計蓋未有俯仰依違苟度且息曾不爲終歲之備而可以爲國者衛文公之封於楚正勾踐之脫於會稽蕩覆之餘君臣徒手掃地赤立惟其大計已定故上下相與堅忍早辱痛自抑損

而不敢少變焉是以皆能有所成就而垂裕後世苟惟不然譬如千金之家不知堅據田園廬室之便以滋其材力而強讐暴客並起而乘之則又捨而之他雖有陶朱猗頓之財亦終以窮困而莫知所稅今君臣相與經營中興之業其槩未可以一二數也然獨不知今日之意但欲襟憑江漢控引荆吳以保東南而已乎抑當克復神州汛掃陵闕據中原而撫三河也某聞之不取關中中原不可復也不取荆淮東南不可保也夫三秦之固勢擅天下自古得之以興者不可悉數而唐最近請言唐事天寶之末安祿山

舉幽陵之師以踐河南唐旣亡矣肅宗治兵朔方指  
麾諸將席捲兩京遂定三河朱泚之逆唐又亡矣德  
宗駐兵漢中引荆吳之征賦卒滅泚而復京師廣明  
之亂唐又亡矣僖宗西幸成都方鎮倡義之師歃血  
爭先而大盜竟平夫惟漢中之勝背負巴蜀左控關  
隴西連氐羗兵勁用饒形利勢便進可以據上流之  
阻退可以待四方之變故唐更三亡不失舊物竊聞  
今張宣撫陝西之師數以捷告若以六師之重通道  
荆襄循漢沔以赴興元結連拓跋控引五路因宣撫  
之師東嚮以收中原一年而定關陝二年而復大梁  
不四五年而天下定矣正使逆敵之餘息猶可以陸  
梁彼憂吾之議其後也其能深入爲東南之患乎若  
夫出於下策而但欲保有東南此雖聖君賢相之所  
不爲而亦不可以無說夫長江之阻西距西陵東至  
京口僅二千里聚兵而守則可撓之地多而其隙易  
乘緣津而列兵則力有所不足故孫權之保建業東  
攻新城西攻襄漢以抗曹公而永嘉之後下及梁陳  
用武之盛者至以江漢之舟艦西入河渭蓋東攻新  
城西攻襄漢者所以保建業而必爭中原者亦僅足  
以守東南而已今不進次建康治兵訓武北爭荆淮

收遺民於煨燼鋒鏑之餘與之戮力以圖興復而但  
蹙處一方費日月於道塗退既無所據進又不能有  
尺寸之利未知漂漂者竟何如邪雖然以元子劉裕  
之威北震關洛而不能有所立唐更覆亡至於再三  
而宗社不隕天下之形勢亦可以觀矣執事將以使  
事歸報兩相國或訪所聞則願以告焉

上李叅政書

某聞古之君子將售其所長以求合於時者造作言  
詞以要當世其說曰王公大人必借譽於貧賤之士  
以成其名貧賤之士必借勢於王公大人以發其身

章齋集卷九 書

十五

眉陽蘓子立論以矯之曰此韓子之夸詞也漢高不  
喜儒不害爲明主衛霍未嘗薦士不害爲名公卿今  
吾自以爲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  
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斯歟嗟夫世之君子各  
建一偏之言後學風靡而不復考評至當之歸貴賤  
之勢日以垂睨固拒而不復合天下國家之治終有  
愧於古者有由也夫某嘗爲之說曰士無所求於王  
公大人士而有求於王公大人者天下之賤丈夫而  
非吾所謂士王公大人雖無所待於天下之士而其  
勢乃當汲汲以求天下之士夫士方隱約於鄉黨身



修於家而國人化之上稽先王下論歷世卷之足以善一身舒之足以善天下世雖不吾以而環堵簞瓢之適雖南面王樂何以加之子思孟軻之徒至使君擁笈操幣因執事以求見而不可得何至僕邀以借區區之勢爲哉下至衰世士不復講明道義之要而惟勢利之徇乃無以異於賈儉之交手爲市隱之以三代之法是謂失職之民而何足謂之士至於先達之君子自外爲一郡等而上之至於爲天子之宰位愈隆則責愈重責愈重則求助益廣蓋挾一夫之智力以御無窮之變而求善其後雖聖智不能是以物色詢訪唯恐一士之不吾與網羅披剔置之胷中而天下之事無足辦者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孔子刪書以爲法於後世而不遺區區之秦良以是哉夫以士之無求而必責先達之君子以有求於士其說疑若相悖而不相爲用然是說之行也使天下有樂道忘勢之士然後能助其上以有爲上有好善尊德之誠心然後能御天下之智力以立事天下國家其庶幾乎

鄙夫也家無伏臘之給而有俯仰之養食初命之祿  
十有五年而無尺寸之進流俗馳騫之士相與比而  
姍笑之誠自度其疵賤之資無所用於世未嘗敢有  
意於當世之君子屏居讀書於聖賢之事業粗見首  
尾雖未敢自謂有所樂乎此蓋亦庶幾於不苟然者  
竊聞頃者當路之君子厭薄士類以事之紛多進大  
猾有叔孫先生之遺風其急功利尚拳勇又與王楊  
蘓史無以異聽於下風不勝區區畎畝之憂恭惟叅  
政大資當四海文物之富以德業之盛躡天下之俊  
又周旋兩禁多士風靡艱難之初進陪國論勲在鼎

韋齋集卷九

書

十七

彛文在典冊才高天下而禮益恭望臨一世而志益  
謙負至足之勢而無矜伐廣大之色海內之士景仰  
歸依奔走詞說惟恐居後豈非以能容彥聖有技之  
士使子孫黎民有保焉者望於明公乎今方食侍祠  
之祿逍遙泉山之下雖碌碌一介亦躬與之爲禮而  
某適有冗賤之役寄食於海上獲與諸生摠衣賓客  
之末儻收而教之使得游道德之場以增益其所未  
至亦云幸矣意者明公大忠壯烈當復進爲於世豈  
能忘情於天下之士顧愚不肖何足以與於此抑聞  
之孟子曰孔子不得中行而與之思得狂狷之士狂

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夫狂狷聖人之所不廢明  
公亦有意乎干冒皇恐 某頓首再拜

上謝叅政書

某少而苦貧束髮入鄉校從鄉先生游學爲世俗所  
謂科舉之文者藐然兒童爾又方汲汲進取校得失  
於毫釐間然獨喜誦古人文章每竊取其書玩之矻  
矻而不知厭鄉先生呵而楚之不爲改也於是時固  
已厭薄其學以爲無所用於世而無足盡心也旣冠  
試禮部始得謝去場屋中更憂患端居無事復取六  
經諸史與夫近世宗公大儒之文反覆研覈盡廢人

章齋集卷九

書  
八

事夜以繼日者餘十年其於古今文章關鍵之闡開  
淵源之滄瀄波瀾之變態固已得其一二矣間嘗自  
念士之爲學要以求爲聖人而後止推所以善其身  
者以治天下國家此豈口耳筆墨之蹊徑所能至哉  
考之以先王之法觀之以大道之序則前日之悅可  
耳目如金石絳竹黼黻青黃者無乃未足以進於此  
歟昔者竊聞之學未有無師者也學而無師雖不無  
一至之得責之以遠道則泥質之以大方則惑用以

趣時合變則膠戾而無所合是妄意臆決之說雖復  
億精疲思而道日遠矣然生晚地寒無東西南北之

資聞先王長者之風而不及瞻望下風者固多孟子  
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  
尚友也嗚呼此非獨友說亦師說也竊聞往者三川  
之間程氏兄弟推本子思孟軻以中庸爲宗而司馬  
文正公考正經史深於治道皆卓然有功於聖人之  
門蓋嘗誦讀其詩書考質於師友而聞其畧矣夫達  
天德之精純而知聖人之所以聖誠意正心於奧突  
之間而天下國家所由治推明堯舜三代之盛修已  
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者始於夫婦而其極也察  
乎天地此程氏之學也尊德教賤功利獎名節端委  
廟堂則忠信恭儉足以刑主德於四方而朝廷尊燕  
處於家則孝友廉讓足以化其國人其酌古以準今  
則治亂存亡之効如食粟之必飽食董之必斃此司  
馬氏之學也程之門人其高弟稱謝氏不及見也新

鄭晁公嘗受學於司馬之門往以事遊鄭拜晁公於  
漆洧之上時方冥蠢不能有所質問而今皆逝矣古  
語有之曰想望丹青不如式瞻儀刑諷誦詩書不若  
親承風旨恭惟叅政大資伊傅王佐之學宗本六經  
網羅百氏陶毓精粹以善其身發揮德業以善天下  
溷以質之聖賢而無媿矣視學於程氏者實爲近屬

而晁外舅也周旋二公之間其師友淵源妄意臆決  
之說豈能窺測其萬一哉日者自天子之丞弼奉身  
而退優游江海之上言皆六藝之英而動有禮義之  
節所謂承風旨而瞻儀刑者此正後學所當汲汲以  
爲依歸而不可後也而某方迫於祿養有辜摧之役  
於海上雖不獲躬笈篋奉几杖以朝夕承警欵於左  
右輒因謁者摳衣賓客之後因道平日區區竊有意  
於古人之學與夫宗慕依歸之意以贄於下執事叅  
政或收而教之方且求其放心條理舊學以丐薰沐  
於函丈者將繼此以進不然其將與趨走之賤士跪  
起降升旅進旅退以希一顧之寵此亦士之貧賤者  
之常分而無可憾者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  
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古之君子於  
後學如此其汲汲也豈獨誘掖成就一時之材蓋其  
祇畏天命不遑寧居如此明公其得辭乎干冒皇恐  
頓首再拜

上趙樞密書

會有言事者論臣僚投  
獻文字干進遂不果上

某未聞有一日掃灑之勞於門下然聽於下風閣下  
論天下之士可以與於斯文者無聞之名氏必在數

中以此久欲廣撫平昔訛說之文因介紹以贄見於

下執事復念自勝冠以來妄嘗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回視少作之可愧者，雖無楊雄篆刻之工，而有其悔誠不願。以此自見於當世，而况君相憂勞於廟堂之上，方總攬羣策，率勵衆志，以圖恢復，尤不當器人於篇什語言之間。是以區區所欲効於執事之前者，又無因見焉。日者天子擢閣下本兵柄，又以四路之地東抵河華，西包巴蜀，外連隴阪，南盡荆漢，延袤數千里，使閣下以一節護諸將節度，其進退自太守部刺史有所黜陟，遂行不請權任，憂責可謂重矣。或謂閣下負四海之望，當在廟堂調護根本，某獨以爲不

然頃者宥密之臣襲其家學，進誤國之計，謂秦蜀襄沔之得失不足爲吾輕重，是以漠然寘於度外。以至今賴宗廟社稷發寤聖心，絀其說不用，夫敵人保三秦而分兵亟肄，以疲我，其意未嘗一日而不在東南。使不幸而秦蜀之郊有蟻漏可乘之隙，則東南將無錯足之地。尚何中原之可議也哉！使閣下救寧反側，綏輯畔換，拊循士大夫，東向以揚祖宗之盛德，遺烈則中興之功，猶可以歲月冀此。某所以雖有受知門下之幸，方以天下之勢爲憂，而不敢致私怨於遠其所依歸也。區區管見，竊不能已，敢不以告於下執事。

夫身去朝廷而任事於外外有垂涎側目之敵危機  
交急間不容息內則率勵士大夫各率其職以奔命  
於邊鄙是以其勢不可以不專其權不可以不重權  
重而勢專者人主之所甚惡而間言易入人惟無所  
欲也人皆求得其所欲而勢有所不獲則失職者衆  
而讒慝宏多積衆口之讒以投易入之間此天下之  
危機仁人志士之所深患也君子於此必求同心一  
德之助使在人主之側敢進聽明以善其心而無妨  
功害能之意是以功成而國家可保詩曰侯誰在矣  
張仲孝友吉甫征伐四方而在王所者如張仲以調  
護於其中夫是以能展四體以徇國而無後患裴度  
以太原之師討鎮人元稹之徒沮梗於其中是以巨  
猾逋誅終不能有所立方鋒鏑交於原野而以事機  
之會有望於朝廷在人主之左右者小有不合於其  
心則顰笑俯仰顧盼唯阿之間亦足以敗吾事固不  
在於堅持力爭然後足以快其私也爲閣下計凡今  
廷臣有如張仲可爲同心一德之助者顯言於上而  
厚結其意必求有利於國家而無忌乎吾之成功然  
後吾無內顧之憂而得以悉意於疆場之事今日之

慮孰急於此其次莫若宏德義殖忠信以折窮詐極

凶之敵世常患儒者之言迂緩而不切於事至觀羊  
祜陸抗處傾側擾攘之勢而雍容拱揖乃有三代王  
佐之餘風然後知先王所以得志於天下者必可行  
於後世而無難古之君子處敵國相傾之間覆人之  
軍不足以爲武敵人之城不足以爲強雖能乘天下  
之大義以優游浸漬乎斯民之心使其欲釋我而不  
可夫誰與吾敵降及後世以苟爲道凡可以譎敵而  
得志者雖屠百萬之衆而獲須臾之安亦泰然安爲  
之秦以區區虎狼之強號爲無敵於天下續息未定  
而子孫爲戮由此故也是以後之君子於羊陸之事  
竊有取焉敵人自覆京師橫行中原飲馬於江海之  
溼猶徜徉四方歉然有所不滯之意雖拓跋邪律之  
暴不極於此矣善觀天下之勢者必因吾之所短以  
求出於敵人之所不能爲今日計謂宜按羊陸之規  
務宏綏御之畧毋必屑屑於功首俘獲之間要使淪  
陷之民知吾所以從事於兵革者凡以欲拔吾於塗  
炭而非以爲利使其咆哮吞噬之勢不得逞而索然  
以憊將不折而自亡是謂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  
有不可忽也抑又聞之矯枉者必過於直君子之於  
道未中焉而已矣苟有意於矯是亦未免乎私也往



者西帥之失正坐自詭大功之必成是以自今觀之不能無夸大之過今若懲旣往之失過自貶損恐精彩銷伏而士氣不振君子之向慕於是人也唯恐其無成功是以不勝過計之憂閣下幸留聽或有取一二焉 某頓首再拜

代人上郡守書

竊以明天子閔仁遠民思有以鎮綏之輟閣下於臺端之重付以一州視事未幾塗炭之遺民人人自以爲將被惠澤困於貪暴之吏抱抑屈而不得申者人人自以爲有所赴憇州縣之吏潔操行抱才諤者皆

章齋集卷九書

二十四

奮迅潔誠人人自以爲將受知於下執事 某於此時

實備下吏竊嘗自念士之仕於州縣者雖其志不足以及遠然上之則欲扶持柔良折伏姦暴獄訟必毋失其平施舍必毋失其中稱朝廷所以委使之意以求知於上下之猶欲整簿書急期會期於無過以免訶譴詰責之辱又不及是而愈下則刑戮斥逐加之而不以爲過今政和建之下邑也剽盜之後民無蓋藏且闕公門訟訴之牒不能十數常賦之輸比他邑或不能十五無豪宗大姓陵轍細民以廢亂政化地斗入東南與溫福爲境又非孔道共億厨傳之費以

草之庸疎處於此竊自隱度以爲奉令承教或可以無過聽於下風今者迺聞閣下有意督過之深恐進見之際迫於威嚴區區之意造次不能以自達輒以尺書陸壘於下執事某少失先人與老母相倚爲命今行年逾七十矣今夏暑方甚府中遣吏持檄敦迫赴官冒大暑扶侍上道到官未幾得寒暑之疾妨於飲食寢興須人至今未平也方得疾之初山邑無醫藥回皇林廸莫知所以爲計適聞大旆入境念當具圖籍抱符鑰跪起屬吏之末庶幾咨稟條教聽受約束仰稱閣下具宣明天子德澤之意欲前不能進退

維谷者累日夫親疾之所以亂其方寸者如此則獄訟施舍簿書期會之間容有精力之所不周照察之所不及雖加之以刑戮斥逐其孰以爲不宜乃若某之情則猶有可言者韓延壽爲東郡太守嘗出臨上車騎吏有後至勅功曹議其罰門卒建言曰今日明府命駕未出騎吏父至府門不敢入吏趨出省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閣下方崇獎名教以整頓人物必將有處於此以閣下望實之重督責之精明如此而某平昔之志亦祖欲求知於世不至自棄於沒沒

無聞之地而叢爾之邑非有難集而不可爲者儻假



新安朱 松喬年者 十七世裔孫 玉重輯

序 記 跋 文

錄曾祖父作詩後序

唐人陶雅為歙州初克婺川天祐中吾祖以雅之命  
主婺川輸賦總率三千人戍之邑屋賴以安因家焉  
是為婺川吳郡朱氏之始祖邑有朱氏 沛國郡蓋初來於歙  
之黃墩今歙民有朱氏秋祭或用魚鱉者皆族也家  
婺源者貲產甚富有三子事南唐補承旨常侍之號

章齋集卷十 序

其後多有散居他郡者家父歙溪府君即其曾孫也

即歙溪府君諱惟甫字全美者曾祖之父也繼其居二百年不徙今普濟寺

前府君有從兄名陵字貫之少孤力學有時名咸平中以

鄉薦試南宮不利還家隱於卜肆不求聞達天聖中

老死無嗣府君為治後事今未知其墓歙溪府君少儻

事繼母甚謹嘗從兄學詩知其大要大中祥符甲寅

歲官贊杜公為婺源使居吏籍二十年明於法律而

鄉里無怨言景祐甲戌辭吏事歸治生業雖煩劇中

賦詩自如也嘗自集其詩得三百餘篇諸族中往往有之但不甚

全自為一序劾王元之為潘圓詩序體其詩立意教

化而不苟作識者以爲自成一家享年七十有六三

男二女松行曾祖蘆村府君其季子也惜其無以自發於世因序其

後以貽子孫有起家者爲光揚之嘉祐五年庚午仲

春既望男從手序此蘆村府君所作序也丁從辰酉政和八月十二日重錄

### 送程復亨序

廣平程某復亨謂予外兄從予遊於閩者二年予語

以安逸憂患知之詳矣將歸省其母及其祖母其可

以無言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親喪三年未葬則何

服子思曰三年而未葬則服不除也故告之一曰葬

吾舅而後加吉服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

夏申之以冉有曰喪不欲其速貧古之君子以失位

於諸侯曰喪喪不欲其速貧若是其急也故告之二

曰葺爾居以寧爾親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植之榛莽

則與之靡然故告之三曰非爾父之類者勿親也江

出岷山自荆之楚汪洋千里而至於海者大川三百

小川三千以爲之助也故告之四曰廣學問以養見

聞傳曰宴安鳩毒不可懷也君子非獨惡懷安之敗

名惡其敗性也故告之五曰勿懷安禮曰男子生則

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志也夫不貴之軀豈其

浮沈鄉里而名不稱故告之六曰無忘四方之志夫

齊之善味者淄澠之合能辨之淄澠之合均是水也  
子歸矣他日執經而來問予能入於常流而不變其  
味乎尚能爲君辨之宣和辛丑八月某日朱某序

送日者蘓君序

小雅之詩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說者謂所值歲時月  
日星辰六物之吉凶然則推步人生時之所值以占  
其貴賤壽夭自周以來有之矣後世卜筮普相地理  
之學多著於世而六物之語時或見於簡冊自賈誼  
王克皆有祿命之語詳其旨殆與說詩者之意合呂  
才雖著論痛詆其誣可以揅一時湛溺之弊而天人

韋齋集卷十序

三

之精微才不及也然以其學焯然名世者蓋鮮至唐  
殿中侍御史李虛中始以造詣精奧之思盡發其祕  
其說見於韓退之之墓誌曰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  
直日辰支干斟酌其人壽夭貴賤百不失一今之  
譁世邀利之徒皆祖述其書而未聞有窺其闕節機  
牙者蓋其爲技兼五行星曆家之學旣以日時推其  
分至氣節之淺深以步日月五星之所次又以其五  
行之生死王相清濁愛惡參稽錯徵銖稱寸較以處  
其所賦之賢否厚薄是以其言汪洋虛無而不可執  
持間有不合則曰是時豈植表下漏之所定乎此所

以視諸家之技尤難見其工也近世士大夫束書不學而汲汲趣合於世唯恐不及故此技多售而其言亦往往而合吾常悼其然而不能救太息而已福唐蘓生以技來見因以所識十餘人之歲時評之蓋十得八九吾意挾他術也而窮其說則皆有理與吾所聞於古者不甚相遠也豈偶然邪不然韓退之所稱何以過然吾方將營百畝之田躬耕於深山長谷之中共爲子職以求其志視一世富貴何啻浮雲之過目而生廼謂我且進爲於世吾旣嘆其有學而多中念斯言之將不驗也故識以遺之生名癡病目視不踰尺以故不能馳騁其技於四方云靖康丁未四月望日新安朱某序

富沙驛記

韋齋集卷十序

四

紹興十年今右朝請大夫郭侯璋來守建安不爲苛斂之政郡以無事則曰建爲州南控兩越北走江淪士大夫取道於我者日至而無所於館則問舍於逆旅昔晉平公爲諸侯盟主銅鞮之宮數里而隸人之垣以羸諸侯君子譏之今吾於居處遊觀不敢有增而館舍無所其若四方之賓何如是營表故行牙廡址子城西南而屬役於其屬葉顛趙伯喇以九月甲

子經始訖役於十一年三月丁巳土木之工以日計者凡六千二百而民莫之知也庭戶嚴顯堂室靚深昏明寒煥皆適人意又東南列四舍於門外食息之所頌不問館人畢有無闕則雖車馬奔溱而猥至者皆免與市人役夫肩隨踵躡於囂塵塗潦之間附驛之南列屋三十楹積其僦以備木朽墜剥墉缺而甕毀丹漆黝堊之憤闢圯落者以時繕之余方食崇道之祿來客於建郭侯曰願有紀也三代之有司治其廬舍委積以待賓客者備矣蓋秉禮立制而受之官師細大具舉而豐省有度此所以爲先王之法非後

世所能及也去古浸遠士之甘嗜進趣者羸詘之不知而困弊所恃以稱賓客之爲故又不及是則或視事之荒理廢墜於前者不肯一舉手媮得避嫌之便以誘後人均之二者其處心之私一然則爲今之吏能舉事以便人非役志以干譽而求益也而民不以爲病則旣難矣於先王之法又庶幾不失其遺意雖欲不書其可乎新安朱某記

建安縣敕書樓記

建炎初詔州縣官寺趣無乏事他不急之役悉禁毋得以勤民建安縣廨自火於戊申之盜仍寓於民居



惻怛之誠不至則願指嘔笑之間有能乘之以齟齬  
吾赤子者而况於官有大役乎君子之觀政也得其  
素孚於民者而於舉事焉驗之則庶幾矣然則茲樓  
之役其亦足以觀夫

尊勝院佛殿記

始予客政和往來建安必舍於城東所謂尊勝禪院  
者厦屋百楹清邃纓濁常灑然忘其漂泊之勞去之  
十年而再至則盜火之餘草出垣端庭穢屋庫而不  
可入其徒出沒於蓬藿荆棘之間皆慘慘無人色是  
時主者非其人土物之出入不可知恬瘠其衆而自  
封也已而執事者案見其罪斥去而以今淨悟大師

章齋集卷十記

七

祖源易之源數主聞寺輒棄去廬於南山之巔澹然  
蓋將老焉歲在庚申予罷官行朝寓居建溪之上而  
源來見曰吾將首爲殿以居佛度費錢三百萬當勸  
吾州之人有志於喜者使之樂捐所餘以助我是役  
也成君必爲我記之予日記易事耳建土瘠而人生  
理薄又數經盜自朝廷常閔閔焉赤子視之非常賦  
也不忍有所斂將安所取三百萬以佐子乎雖然子  
必勉之子能勸子之人施錢以爲殿而我不能施文  
以爲記乎源曰建人自變亂以來行伍田廬之姦媮

快一時福不盈貴族夷鬼飢不見蹤跡吾儕力在水  
火鋒鏑之間不自意今今乃復得甘食美衣虞樂仁  
聖之澤非宿植善本則何以至此皆將率德蹈義以  
道迎善祥鄙爭吝嗇之俗視昔者則既瘳矣庶幾可  
以廣吾師勸道羣生之意而幸有所立此吾所自詭  
而不刻也明年旣成土木之工若干偉麗工巧不損  
其舊蓋州之善士某人爲之倡而佛菩薩像之費則  
助教吳公與獨任之嗟乎人之可與爲善雖蕩析困  
苦萬折而不變此天賦之秉彜未有知其所由始者  
也仁人君子不絕於當世其勢可以鼓舞一世而納  
之於善宜不足爲難然所謂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  
而向道者或曠世而未之見此又何說歟子旣樂道  
建人之易與爲善因附之以所疑以風曉在位者又  
嘉源之不愆其志也爲之記其年月豈獨以少壯所  
遊而不忍忘也哉

清軒記

余少時未更憂患視天下之物警然不以屑意而尤  
少所合建陽劉文伯獨縑繆從余遊唯恐後已而余  
以貧隨牒四方僕遯衆人之後厄窮卑辱無所不嘗  
亦聞之伯以卿舉試禮部時時書來相勞苦意不少

衰余既稔於世故寓居建水之上蓋將老焉見文伯  
試於鄉有司場屋條對之文條鬯精密無中年衰憊  
之氣旣又無所合以歸書來曰比卽居之東閣屋若  
干楹花藥在列蕤竹以爲陰榜曰清軒間於疾疢取  
書史誦於其間客至淪茗論文悠然不知日之夕也  
子爲我記之余方汨當世之垢汙恨無饘粥之田可  
以歸耕庶幾跌蕩萬物之表文伯之歲事雖斲斲僅  
足顧方汲汲求決得失於匹夫之手而不能無介然  
於胸次此殆於余所謂厄窮卑辱者未之嘗爾文伯  
有田廬以爲歸異時倦游而反方徜徉此軒誦壁間  
之記曰有是哉可以油然而一笑也新安朱某記

韋齋集卷十一

跋

九

跋山谷食時五觀

右魯直食時五觀語予受而行之猶有愧於藜藿而  
况於玉食乎今錄以示諸弟而贊之以三語曰知耻  
可以養德知分可以養福知節可以養氣孔子曰我  
欲仁斯仁至矣豈欺我哉宣和壬寅五月二十八日  
建州龍居院上方書

戒殺子文

政和七年秋予方寓學雲溪之上聞溪上王氏婦死  
一日夜而復蘇亟往問之具言所見云死之日方入

室有二吏候於戶間趨之行沙葬中不知日之早晚也忽至一城通衢列肆如大都市凡其祖先與其親戚之死者皆驚怪相問勞吏引之官府西廊吏舍舍中簿書盈屋一吏按簿問婦汝非歙州婺源縣俞氏女乎曰然具問其祖父名與鄉里皆非也舍中吏愕然相顧曰是郡縣姓氏之同者何二吏復往須臾一婦身血淋漓四五嬰兒攀緣牽挽而至兒狀甚忿切吏審以州縣姓名祖諱皆是指語王氏婦曰此婦凡殺五子冥司以其子訴寃甚不待算盡呼之吏談呼汝歸語汝鄉里親戚慎毋殺嬰兒人間容以幸免此

不汝赦也二吏復送婦及河推墮水中乃蘇尋問於所見追婦家死以其日矣余聞之曰冥漠之事不可得而知也吾鄉之人多止育兩子過是不問男女生輒投水盆中殺之父母容有不忍者兄弟懼其分已賞輒亦從旁取殺之冥追之誤果然乎則不可知不然其亦託以疎寤斯人也耶嗟夫人倫之愛孰如父母之於子者始生之嬰未及呶嚶而忍寘於死父母兄弟幾何不相率而相殘先王之時未成人而死者以殤禮葬之未成爲人而無辜以死猶云可傷况夫出腹而殺之無辜而可傷豈不甚哉自予來閩中聞

聞人不喜多子以殺爲常未嘗不惻然也無故殺子  
孫官有法甚明顧牽於習俗之昏則雖有法而不能  
勝夫法有所不能勝則亦何事於吾言然吾聞吳道  
子盡鄴都之變都人不改屠宰者累月夫人固不可  
以法勝而可以理動者庖宰且可能况其天性之愛  
乎是未可以厚誣斯人而懸斷其必不可告也故取  
王氏婦所見次第之雖然予文之不工豈能使人讀  
之聳然如見道子之書哉其亦區區之意有所不能  
已也他日將有語其子孫者曰活汝者新安人朱喬  
年也或由此也夫

韋齋集卷十文

新安朱松喬年著十七世裔孫玉重輯

表疏啓

代謝獎諭表

仰申華祝實聞謠頌之言方恐堯舜亟拜都俞之詔  
俯從人欲曲荷天慈中謝切以爲天下君旣擁三靈  
之祐使聖人壽實繫四海之心矧冒寄於承宣久叨  
承於扈從敢期日月之照不遺臣子之誠伏遇皇帝  
陛下克享天心永作民主接昌期於千歲已幸親逢

韋齋集卷十一表

讀細札之十行更勤寵賁臣無任云

代賀冬表

化日初長方謹義和之照潛陽來復灼知天地之心  
恭惟皇帝陛下蓄德粹剛撫時嘉謠靈承天紀爭祐  
舍生茂對時行道迎叶氣肆鴻儀之亞歲歛諸福以  
錫民臣久荷寵光誤叨眷寄佩竹符於江海遙効嵩  
呼瞻補座於雲天亦同星拱

又

潛陽獨復至日舒長推神莢以驗時降年有永得天  
正而紀曆卜世具昌恭惟皇帝陛下道邁古初仁均

普率于帝其訓方歛福以錫民與時皆行自履長而  
納祐明庭星拱誕舉鴻儀列辟嵩呼茂膺殊祉臣久  
膺郡寄阻奉朝紳宣化海隅幸同於率舞傳觴玉座  
但想於登歌

代賀道君皇帝表

斷自宸心進陟元后神器有託成功不居雖天實啓  
其衷唯聖不失其正華夷慶忭今古罕聞恭惟

道君陛下運撫昌期心凝至道躬後天之曆數以丕  
冒於下民得率土之歡心方永承於景命遠傳元聖  
退適希夷下陋周唐初并盛德之舉遠追堯舜不以

韋齋卷十一表

大物自私一德亨天蕃釐有繼重明在御垂祐無疆  
臣方守和符阻陪庭列蹇崇高蹈神馳汾水之游向  
日微誠願効華封之祝

代賀天申節表

謳歌歸啓本曆數之在躬壽考祝堯信天人之合典  
祥開載風慶浹含生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德紹文謨

功承武烈穰穰大福既膺億萬之年翼翼小心自銷  
九六之會行宅中而居正永躋壽以宜民臣方荷朝  
恩外將使指遜瞻天仗方馳魏闕之心下酌民言願

獻周詩之祝

代進銀狀

膺圖寶極集鴻祐於三靈受計殊庭效多儀於萬國  
前件物祥瑞瑞牒品列貢書瞻迺堯天虔効奉觴之  
祝阻陪禹會心馳執玉之朝

又

柔祇出寶彰一人有慶之符方物克庭罄萬國多儀  
之享稽貢書之列品亞上幣以稱珍川委嘉祥申祝  
乾坤之壽天臨正宇莫陪玉帛之朝

代謝賜對衣金帶表

齊官出笥躬膺三服之珍漢詔錫金腰適萬金之麗

韋齋集卷十一

表

三

寵光曲逮衰朽增榮伏念臣頃自布韋浸塵紳組凝  
嚴列侍曾微華國之稱艱練周旋茂効捐軀之志驟  
從外服擢真貳卿分符亟昇於江藩隸職愈親於宸  
極重忝便蕃之錫曷耐衣被之私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圖回中興總攬黎獻不吝身章之寵式昭  
闔寄之隆恩寔重於解衣未知報稱悻雖深於垂帶  
曷副憂勤

代進哲宗皇帝寶錄表

若稽先王昭示來世追述功德益賴聖神之繼承蒐  
輯見聞具存文武之方冊垂光無極奕世所同恭惟



哲宗皇帝尊嚴初政淵默內承太母已形孝治  
之風外倚宗臣遂啓升平之運延登衆正賓服四夷  
屬邦誣力肆於紛更故國事遂歸於紹述追攷一時  
之異議皆非當日之本心仰惟皇帝陛下撫時多艱  
躬德甚盛始初踐祚已明崇慶擁右之功推本承祧  
又述先朝孝友之志迺因問燕時御遺編念疑信之  
與傳典刑未泯察詆誣之無據邪正自分博延諸儒  
探纂前記臣方尸宰事夙被德音初乏整齊舊事之  
能仰倍褒廣前烈之意至於芟夷猥釀補綴闕遺雖  
叨典領之榮名實藉編摩於多士龍興御曆欣正論  
之顯行麟趾卒蒼憐修之難繼

韋齋集卷十一表

四

天寧節功德疏

九清垂祐爰開兆聖之辰一德承休永撫出寧之運  
人神胥賴夷夏交欣矧冒寄於承宣敢虔申於頌祝  
當清虹之慶節遵蕊簡之真科仰祈不宰之尊必致  
無疆之壽伏願皇帝陛下永作民主克享天心睿德  
日新福祿川至推仁溥率躋壽域以康寧儲思穆清  
配道樞而長久

又

月旅辰移節復臨於盈數天旂日轉民久跋於清塵

聖祿愛戴之誠虔致禱祈之懇仰惟大覺洞鑒微果  
伏願宗祐垂沐龍天薦祉旄頭隕地坐知鹵運之窮  
經耳籥雲卽見皇輿之復益崇睿算永燕宸思

又

跡環天下雖夙慕於真遊恩淡人心自難忘於善祝  
驟及言名之日具輪奐后之誠仰與覺慈必從衆欲  
伏願上天眷顧諸佛護持平國成功歸饗九州之養  
華封效祝永膺萬壽之期與運有開遺民是賴

天申節功德疏

執衡司序實開申命之祥膺錄御圖自享後天之曆

堯翁集卷十一

疏

五

敢資善祝仰叩覺慈少伸螻蟻之誠曷報乾坤之施  
伏願皇帝陛下無疆介壽有截歸仁大輅天旋行軌  
望賢之轡靈旗星煥亟班涿鹿之師丕冒神州同躋  
壽域

謝福州祈雨疏

常暘爲災南畝告病民瀕溝壑諒軫佛慈政戾陰陽  
寔繇吏責僧伽大士法身常住願力無邊降升人天  
運用悲智伏願洞昭精悃深憫疲羸並告山川之靈  
大敷雷雨之施一蘓焦槁式副歸依

代請水白馬鑿溪廟疏

寮區時勝大庇一方神物效祥普滋萬彙聆茲南  
適告亢陽用竭觸誠具嚴法供恭叩九淵之遂就分  
一勺之清仰祈顧依卽告霑足訖成豐歲永賴神休

謝林郎中啓

學政師門方幸解顏之進刻章天陛忽披薦墨之光  
盛德曷踴溢言難稱仰衝知獎但積愧懷伏念某衆  
謂迂愚自知凡陋徒以弱歲知慕古人才不逮而志  
強空仰聖門之高遠親方強而養闕苟脫名場之險  
噉忍爲小人而折腰蓋規斗粟以糊口既素志之不  
立媿先民其已疎顧流俗孰能知其心惟聖賢必有

幸齋集卷十一 啓

六

處於此頃陪下邑之屬獲事大夫之賢羽翼未成將  
仰勤於伏鴿鎮鉞自獻輒敢效於躍金雖祿薄以不  
克幸職卑而易稱奉承懈緩已遣遣訶送逆差池又  
叨庇護俯憐衰拙何敢望於君子之門曲恃仁明有  
以安其不肖之分茲爲幸會更被薦論黼黻華章聳  
觀衆目蒯菅陋質假重一言愧溢心涯恩超望表茲  
益伏遇某官德業久大材猷偉明望臨一時學貫千  
載久隆眷注方此踐揚念報恩之孰先急援能之爲  
務趨超自棄曾微根柢之先容特達深知益出權衡  
之公舉惟致身之文學懼不克堪若飭吏之廉勤或

能自勉某敢不益進其學求稱所蒙苟不辱於門闈  
願永煩於陶冶私門修謝愧免俗而未能直道方興  
知復古之有漸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中書胡舍人啓

伏審光奉制恩典司書命伏惟慶慰伏以元聖御歷  
中興撫期方秉武節之嚴芟夷亂略允資文德之助  
叶濟艱難惟太微裁成於化元而內史贊襄於基命  
道王德意咨訓誥之丁寧宣國威靈法雷風之鼓動  
素推鴻筆果簡清衷恭惟某官邦家典刑人物冠冕  
謀三斷國素蘊蓄於經綸騰實蜚聲久周旋於敷歷

皇朝集卷十一啓

七

凜霜臺之風采靡聞背闕以諠譁竦玉斧之威稜孰  
敢按兵而顧望亟自三長之選進班六押之崇入侍  
凝嚴具輸忠讜舉英華於淳古救軌轍於斯文衆正  
旣興並增廊廟之重丕平可冀頓釋猷猷之憂豈徒  
畢協於師言卽見進陪於國論某久於宗幕特荷獎  
憐試吏馳驅厭魚鹽之瑣碎受知感激覺肝膽之輪  
困默自揣於衰蹤期永煩於元造末由趨拜徒切傾  
瞻

賀福州張叅政啓

伏審肅奉制恩出臨侯屏奉丹書而造膝方渴於嘉

孰擁玉節以偃藩暫煩於舊德凡依庇禱居切懼伏  
恭惟某官學富經綸望隆諧弼凝嚴列侍素高華國  
之文艱棘周旋益勵匪躬之操方聖神之踐運躡俊  
父以奮庸席雋望以九遷人無異論奏膚公於兩社  
帝所仰成惟長樂之名藩占全閩之輿壤笑談樽俎  
從容雖異於平時襟帶山川鎮撫尤資於重望惟國  
勢之安危繫輔相而廟謀之本根在朝廷諒膺枚卜  
之求卽有追封之召某尚貪升斗久辱沉塗識太白  
於天津敢論疇昔見茂宏於江左幸託微生自憐冗  
瑣之蹤阻拜熒煌之座邈瞻旌旆方聯少吏之下陳  
仰累陶鎔願借大鈞之餘力歸依之悃敷述奚周

韋士齋集卷十一 啓

八

賀程待制知温州啓

伏審甫趨召節亟拜綸恩延對西清雖渴嘉猷之告  
偃藩東道重違榮養之求諒惟物望之僉諾豈獨私  
崇之欣屬恭惟某官材高國棟望重耆英踐履純明  
凜奉身之一節風猷強濟歷盡瘁之百爲越從寄注  
之嚴出總委輸之寄被恩言於三錫素簡清裘席峻  
望以九遷待周華貫丐便親輿之養就分帥閩之符  
倅狂寇之鱷鯢出遺民於塗炭果膺號召益見推明

陟降殊庭副仄席輟食之歎藩宣外服有擊鮮獻綵

之歡度少悒於名邦卽進櫻於密務某門闌下列卿  
邨晚生鑿柄不謀了無心於經世斗升自役方苟祿  
以逮親誤蒙收錄之恩因有攀緣之意陰虬自躍儻  
密會於風雲朽木難彫或蒸成於芝菌永言欣懌莫  
罄敷宣

謝謝叅政啓

溫言曲薦逮莞庫之下陳窳質何堪被鈞陶之餘力  
靖惟淺陋曷稱褒揚伏念某早守孤經亟廛未任一  
行作吏久困於抱關三釜逮親愈勞於負米晚晚坐  
嗟於急景低回益愧於初心友黨譏呵何異土牛之

韋齋集卷十一 啓

九

留戀天涯流落真成木偶之漂浮念方力學於古人  
深耻自同於流俗蹈立身之矩矱非以干時問行道  
之權輿付之造物勉從吏役來算商緡義命所存敢  
懷不屑之意會計雖當實有易汗之憂仰藉庇存稍  
寬督過冀少稽於歲月求歸卽於田園絕希峻乂之  
游自審竒屯之分何期誤舉驟激濡裹而况抱槩石  
渠羽儀上國橫經文席領袖諸儒永惟盛德之所加  
終懼溢吉之難副此蓋伏遇某官斯民先覺吾道主  
盟綜九學之淵源作三朝之心膂入陪國論濟川瀆

而得舟航出布藩條醜江河而灌尋尺搜揚羣彥瑚

贊中興俯聽衰遲特垂獎引某敢不迫尋舊學勉企  
前修不才膺之門旣塵品目游薛公之閣妄意攀緣  
儻坯冶之無遺或桑榆之可冀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謝叅政除萬壽侍讀啓

伏審介圭人覲前席延登西學貪賢方渴謀猷之告  
殊庭充職聿彰體貌之隆明命誕敷輿情胥慶伏以  
事師古而有獲傳說稽首以復王義欲勝而必昌太  
公奉書而端冕惟君正而國定益源澈則流清仰陪  
資訪之勤允屬典刑之克緝熙聖學纂前哲之永圖  
眷倚宗臣修本朝之故事恭惟某官學臻聖奧望冠

韋齋集卷十一 啓

十一

耆英經國高文遠追大訓亮天賢業簡在淵衷道德  
被於布韋旣廣成均之化精忠貫於金石又高社稷  
之功亟協師虞進聞大政謀王斷國士多誦於格上

尊主庇民世已蒙於高澤方當陽之備重遽請外以  
均勞詔甫趨於暑行恩復延於晝接西清入侍聳觀  
列辟之儀刑東閣荐開行正台階之符采某久於宗  
慕特荷眷知聞道師門常預解頰之進飛章天陛誤  
沾薦墨之餘竊自附於下風期永依於元造閱卑棲  
於莞庫已藉褒揚拔滯迹於泥塗尚繁簡記依歸之

素敷述奚周

卑僕冗屑絕趾崇高久掃迹於英躔粗安愚守竊馳  
心於德宇貪附下風雖稽履舄之瞻尤結藩牆之想  
恭惟論思密勿陪侍穆清躬令德以考祥固靈襟而  
擁福伏惟某官當世師表斯文典刑忠精自結於主  
知風采聳聞於輿誦豫扶衰之大義奮經世之遠猷  
陞四座之華典冊造於大訓陟貳卿之峻德名冠於  
中臺力祈勞逸之均暫佩藩宣之寄蕭生補外甫慰  
遠民陸贄居中久懸睿想亟膺號召入副祥延忘前  
席之勤日親帷幄被解衣之寵望絕臣隣惟文章闕  
世道之盛衰而詔令宣朝廷之德意反醇醲於慶曆  
益知皇運之隆體深切於正元彌識人心之固側聽  
吉辰之獻遂符獨對之言式厭具瞻豈唯孤願伏念  
某陟道殊淺賦材疎卑強顏升斗之營悵流光其將  
晚冥心尺寸之進信適俗而已疎顧方縻冗役之勞  
何敢援同年之契寅緣過聽簡記衰蹤仰惟鑒裁名  
教之宗方以長育人材爲樂曾未遑於擁篲輒妄意  
於攀鱗奉曲無庸將前求於櫜括悍堅不棄冀仰累  
於筮筮永惟宗慕之深尤劇歸依之素願言珍齋前



拜嘉明命叨給札於禁林試可中宸驟策名於藏室  
脫冥煩之冗役廁清切之英游祇荷甄收良深震愧  
竊以上聖御曆中興撫期方秉武節之嚴芟夷僭亂  
允資文德之助叶濟艱難纂逸典以宣猷闢英躔而  
儲止庶幾封殖以俟選掄惟先王大訓之所藏靡歷  
世彌文之咸在圖書燬積黃墨紛紛本原四目之神  
靈聿稽於詁訓儲正六書之變革精覈於聲形冀因  
黜勦之勤益廣見聞之富向非多識天祿之竒字深  
探酉陽之秘文搜薤葉於名山釘金根於往牒則何  
以刊收四庫綜產九流如某者名實不揚人門俱下  
抱孤經而干澤堅脫名場遵三尺以在公亟靡吏役  
皇皇從食冉冉趨塵僅成旋効以不堪雖復傭耕而  
何憾值潢池之方熾伏綸理以深藏被檄行臺算商  
瀨海爲親而喜忘冗瑣之卑棲援上何階固崇高之  
絕歧已分甘於遠屏誤垂簡於旁招貝齒長飢空羨  
公車之粟塵蹤易隔趨宣室之庭姑自信於竒屯  
方日須於罷遣將改轅於下澤遂掃軌於修門俄被  
恩言俾程薄枝追媛姝之舊學取笑大方緝翫骸之  
蕪辭深慚少作寧酬發策甫就著篇大手旁觀駭羣

公之堵立皇明俯燭備清燕之衡程仰惟聖學之高  
明內省寡聞而隕越敢期唐樊加錫俞音退飛羣玉  
之降獲宥於衆彥討譯曲奎於畫博攷於前言望不  
素然恩誠有自此蓋伏遇某官材高經濟望重弼諧  
推至公之心整領人物收羣策之助圖回事功施及  
妄庸濫陳揀拔咸池在御不遺曹鄴之詩華袞所褒  
遂畧春秋之責某敢不益堅難進之節盡讀先見之  
書潛心聖門尚友先哲辨魯魚之謬何足報於生成  
澤霧豹之文尚少勤於長育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代魏侍御謝提刑啓

華齋集卷十一

啓

十三

承流千里方竊於誤恩託庇二天更塵於華薦辱言  
已重引分非宜伏念某受材迂疎遭世休顯玷華塗  
之下列昔何補於滄埃得支郡之左符今已愆於舊  
力民有豐登之樂心無撫字之勞苟幸庇存敢慚褒  
薦温言曲被實踰黼黻之華陋質何堪但增菅蒯之  
重此蓋伏遇某官立中道以待物慕上臣以事君方  
榮路之峻躋眷衰蹤而俯錄顧竭其智力雖無以儒  
節吏之材然老於詩書粗有學道愛人之志稍寬詞  
詰加惠初終儻無愧於成言其敢忘於厚德過此以

往未知所裁

代陳叅政回李丞相謝轉官啓

伏審上流作屏方賴於折衝當宁念功亟聞於遷秩  
牢辭屢却成命莫回未遑慶贖之修先拜溫言之寵  
恭惟某官德業久大謀謨忠嘉方初政之清明首陪  
典運既遠民之安集允藉壯猷已紓西顧之憂彌重  
仰成之體餘威所憺式訛姦宄之心序爵更崇益注  
聖神之意而乃久持謙柄愈厲高風豈惟務式於一  
時固已紹隆於前哲某方嬰重責竊企下風股肱惟  
人大懼天工之曠京師蒙福尚沾河潤之餘感佩之  
悰敷宣罔况

謝宮觀啓

五辛齋集卷十一 啓

十四

食而聽事久勤覆露之私噴有繁言重荷陶鑄之賜  
得郡自試蒙恩不貲乃猶歷懇而有章亟獲奉祠而  
自屏捫心知幸銜施不忘伏念某卷曲之材分甘捐  
棄亨嘉之會理絕覬覦志氣凋零但恬然於義命神  
明憤耗旣蕭颯於顛毛偶給札於玉堂遽飛纓於蓬  
渚叨塵郎選託備史官自抵譴訶卒煩調護矜其趨  
走之舊假以息偃之安鬻漚統之多方蒙裂地攘支  
離之臂獨勉受功然方當宁焦思而憂勞衆賢致身

以馳驚積縻廩稍苟迨馳驅旣永負於食功復何殊

於罔利而縮畏事覺精銳之坐銷懷安敗名顧素養  
而自歎素餐之刺流汗以慙此蓋伏遇某官功高宗  
臣德媿元哲謀合天意方宣厭難之威身爲國基實  
佩扶衰之寄整頓人物叶圖事功將躋四海於丕平  
循軫一夫之不獲有如庸器亦託下風將絕全於修  
門未知報稱尚激昂於末路不至惰媮

問候張丞相啓

去違門墻積有歲月託身埏埴分苦窳之無庸遠跡  
泥塗固高明之絕跂欲布瞻依之懼懼于恩漬之誅  
方竊伏於海濱敢徹聲於從史恭惟覽辭論道均逸

章齋集卷十一 啓

五

撫封翁受至和具膺多祉伏以某官道契天則身爲  
國基當輔處中則多士豫附而功日起假鉞居外則  
大敵震動而人不憂方廟算之少勞尚天誅之未決  
卽承晝接無憚暑行下副具瞻仰寬焦思某久深宗  
慕昔荷甄收誤蒙方底之書俾趨交戟之陛甫正中  
都之秩荐陪藏室之遊而慎耗寡聞樸愚自信思金  
躍之戒每怡儼而厚顏于穎出之奇但摧藏而卒歲  
莫知報効自抵譴詞織是負薪之憂猶曠沒階之禮  
曆日其古趨風匪遙班作礪之篇行見進揚於休命  
賦衰裳之什尚無使至於他人

海市征商偶繼西溪之躅土車稅鞅幸瞻東魯之風  
更辱高文以爲先贊褒同華袞旣假寵於衰蹤報乏  
南金徒深銘於厚意

謝人詩啓

久厭斗升欲乘桴而浮海幸瞻冠履殆忘肉以聞韶  
更塵黼黻之文坐增菅蒯之重念雜佩相酬之未暇  
徒有報章雖賦詩見屬之過宜敢忘拜賜

定婚啓

爲甥正肖

竊伏聞聞久心傾於德義幸同土壤敢自附於婚姻

章齋集卷十一啓

十六

伏承某人婉婉冬儀柔嘉有則某兄孫某藐是弱質  
猶知義方惟節春秋莫欣相其饋祀肆求伉儷使撫  
有其室家茲拜成言賜之內主旣襲祥於吉卜用委  
幣於高閎軒冕照人雖大族非吾偶也蘋藻有奉抑  
先君實寵嘉之

新安朱 松喬年著 十七世裔孫 玉重輯

行狀 墓誌銘 祭文

先君行狀

公諱森字良材姓朱氏世家歙州之黃墩七世祖天祐中以陶雅之命總卒三千戍婺源邑屋賴以安因宋焉曾祖惟甫祖振父綸皆不仕公少務學科舉旣廢不復事進取旣冠而孤他日歲時子姓爲壽舉先訓戒飭諸子諄諄以忠孝和友爲本且曰吾家業儒

韋齋集卷十二 行狀

積德五世後當有顯者當勉勵謹飭以無墜先世之業已而嗚咽流涕以奉養日短爲終身之憂胷中冲澹視世之榮利泊然若不足以干其心者家人人生業未嘗掛齒子松遊鄉校時時少得失無所欣戚家旣素單久而益急或勸事生業曰外物浮雲爾無庸有爲也使子賢雖不榮於我足不然適重爲後日驕縱之資爾獨見松從賢師友遊則喜見言色其篤於道義而鄙外浮榮蓋天資云晚讀內典深解義諦時時爲歌詩恍然有超世之志與人交無賢否皆得其權

心然胷中白黑了然人莫能名其爲通與介也以某

年月日卒於建州政和之官舍享年若干娶程氏三男松舉進士迪功郎初尉政和也次禮次棹二女未適人將以某年月日寓塋於政和護國院之側謹狀

楊遵道墓誌銘

公姓楊氏諱迪字遵道南劍州將樂人今徽猷閣待制提點西京嵩山崇福宮某之長子也曾祖某不仕祖某累贈朝議大夫公爲髫兒已能力學指物卽賦凜然如成人旣冠益貫穿古今孝友和易中外無間言平居無喜愠色至急人乏困而樂其爲善則矯然敢爲必極其意而後已與人辨論綱振條析發微詣極冰解的破聞者歛衽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口故無賢不肖愛敬之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里有貸訟不決者連年公一言而兩家爲之平其誠信於人如此崇寧三年侍徽猷官荆南歸展先塋八月甲子次於邵武之傳舍以疾卒年若干初熙寧中河南二程先生紹絕學於孟氏不傳之餘四方學者顧俗學而自悼遊其門者惟恐後獨徽猷與二三公號入室公方遊太學聲出等夷一旦棄不顧抱經遊於伊川之門以邈然少年周旋羣公之間同門之士咸歛

皇清集卷十二 墓誌

手以推先伊川少然可雅器許公公於易春秋尤爲

稽養嘗曰人之不可無學猶飢渴之於飲食苟不知其方則常患乎異端之溺人人孰不知此而卒蹈之者習俗昏之也又嘗謂世論莊周怙誕喜訛聖人此正自濳陋何足以議周也大要周於聖人之道畧見圭角遽欲廣已造大而不能自持至分遊方之內外以爲二豈知夫聖人精義入神者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者乃所以崇德乎凡著其所得及商畧古今爲文數百篇今有十一二藏於家二程先生旣沒天下師尊其道者推楊氏謂徽猷公龜山先生不敢名而公負超詣絕人之資克世其學雖世之望公也則亦然乃不幸而蚤世豈非命也耶公沒孤尚幼後若干年始克葬公於某州某縣某鄉某山之原娶葉氏朝議大夫致仕祖武之女配公無遺德以喪母致疾先公三年卒子男三人雲舉進士二早夭雲與余相好學業志操能世其家者以舅氏撫州司馬曹事儻年之狀來請銘予不及識公自來閩中多從龜山門下士游間論近世學者至公皆曰吾不及也謹爲之銘銘曰斯文盛衰天實命之有嗜其徑異端乘之道堦不治以與聖違有志於得俗學悟之以見自私乖戾

莫施孰爲毅然莫乘莫愓天蓋祐之使與斯文屹屹



龜山淵源伊洛如星之斗以表後學公爲之子妙質夙成目濡心淳食息訓經不躐不陵師訓是程軌道以趨不畔墨繩行滿鄉黨世孰知之遺文蔚然不可瑕疵胡不百年以究其業齋志莫陳方壯而折天其或者尚相公子我銘幽竈以告來世

承務郎致仕卓公墓誌銘

去建陽而南十里泉竹深靜岸谿而廬者有宋隱君子承務郎致仕卓公之所築也公旣孤置家事不問奉母夫人居焉喪葬盡禮不跡城邑者三十年某視公季子特立爲同年兄幸獲升堂拜公退而語世之士大夫以謂古之常德君子俯仰不忤者如公蓋望其表而知之宣和五年夏六月過門則公以四月乙未捐館舍矣入哭公柩而退慰其孤且稱遺命將以九月十日襄厠於洞源之塋屬予銘之予視諸孤蕭然不勝哀不忍以荒拙辭謹按卓氏本福唐今爲建州建陽人者自公七世祖徙也曾祖某祖某考某皆不仕公諱某自元舉少力學無不通已而語人曰吾家子其可以腹臘不共爲親憂去治俯仰之養友誨二弟經紀其孤無可憾皇考屬疾有異僧過門察公

憂甚授丹篆符詰朝失僧所在自是尊信內典晚益

精詣訓釋其書發明爲多旣丁皇考憂不御葷酒終  
荆燕居寢食有常蕭然一室晏如也心平氣和未嘗  
一短人然無賢不肖尊畏之鄉黨至無訟云季子學  
問浸有聞時時小得失若弗聞者至試不利禮部始  
手書古人詩開勉之生平折券不勝計繼室魏氏之  
亡公方主家事寔不能斂猶有誣其自私者未幾誣  
者嘔血疾首陪死於庭識者異之嘗有巨商告公有  
家難將亟歸從者偶語有見圖意以精金一篋寄公  
去不索劑約踰年復來出篋示之封識宛然先是營  
壽藏一日遣人芟闢其道頃之得疾謝醫祝書四句

章齋集卷十二

墓誌

五

偈示諸子超然非世間語也時季子以迪功郎爲越  
之山陰丞竹書別之已乃坐逝蓋公所建立非易以  
死生動而況於義利之際然猶不及於疑且謗真爲  
善之難哉生平忠信勤約務要以身先子孫故諸子  
暨孫皆兢兢佩先訓端飭自立而其季遂以學行卓  
然爲閩人其奉身信道有無愧古人者非特見公訓  
子之方厚施而必報深蓄而徐發其在茲耶公享年  
若干重和改元需然以年及格而子藉吏部得令官  
初娶張氏男五人其四曰某某女二人長適王亮  
次適王舜孫皆舉進士孫男女合十人公猶子宣教

鄭知南康縣雄實狀公行某視公文人行也顧文字  
之不能工何以震耀潛德而燕賢子之心謹誌而銘  
之曰以媮自愚世顧曰智我求有常久不克值有隱  
卓公抱一陸沉德義爲佩而闕其音居然環堵鄉鄰  
是效不貴以驕日公師保夜旦死生泊無戚欣相彼  
儻來何值浮雲匪躬之羸肆惠於後以學發身公實  
有子洞源之樊公柩所宅有來承休質此幽刻

謁廟文

涖官云始蠲日告虔祇祓靈祠恭陳薄薦仰斲聰直  
昭鑒縈誠冀我寵綏迄無災害

韋齋集卷十二 祝文

代福州禱雨諸祠文

七閩之農鑿山隄海以爲田雨暘之節小失其常則  
有旱沴之憂今茲春夏以來陽亢而雨愷高者源泉  
涸枯而不可耕下者又爲海鹵之所浸蝕溝壑在前  
民今其凜凜敢佈腹心于我明神惟神秩於明庭廟  
食茲土斯民歲時奔走饋祀世世而無敢怠者凡以  
神能佐佑陰陽易凶爲豐以免於饑饉流殍之故也  
惟神奮張威靈誕布甘澤以答斯民之望吏亦預受  
其賜

春秋書不雨傳曰書不雨閔雨也嗟乎爲今之吏雖  
未能無愧於民以干陰陽之沴而豈敢忘閔雨之意  
哉屬者雨濇陽驕種不入土三農告病懼不免於溝  
壑是用齋戒精虔引愆瀝懇控告於我有神惟神孚  
佑一方克享饋祀尚哀斯民搏手之急密會山川之  
靈誕敷雷雨之澤庶幾今秋猶得中熟民旣得以餘  
力奉公上之征賦長民之吏受職之神皆無愧於斯  
人者歲時潔醴豐牲以承事神世世其有斁乎

代謁先聖祝文

某聞先王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無不在於學而生

韋齋集卷十二 祝文

七

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某肅將使指愬計閔部服宮  
之初齋祓進見於學悉延諸生與之瞻望跪起於素  
王之庭豈獨昭示斯民與其蒙被道德之澤之意抑  
令于戈甫息公私困竭蓋將詢事選言求庶幾於君  
民兩足之訓仰止墻仞其敢不虔

代謁諸廟文

惟神受職明庭實司民命乎祐此土以無災害茲總  
妥輸奉將使指泚司云始敢薦微誠

告贈官文

某罪逆不天未及伸區區烏鳥之養而奄罹醜罰大

息未報永懷身之憂一念及此心肺摧裂恭承餘訓  
備官於朝乃紹興七年歲在丁巳天子有事於明堂  
祇見天地以祖宗配發號赦天下追榮百執事有列  
位于外朝之親而某方備數館閣於是贈先考承事  
郎先妣太孺人今既三年矣方繫官於茲若朝夕未  
以曠敗卽罪而得去朝廷當躬持封冢詔書及命服  
以告于壟下南望楸梓長號雨泣謹因禋之政和以  
告

焚黃文

紹興七年天子有事于明堂天地報况祉福盈衍遂

韋齋集卷十二 祝文

八

推恩大夫士之有列位于朝者而及其親非獨廣孝  
治之風亦所以慰人子欲報罔極之意某於是時雖  
未有朝位而備數館閣有司案故事以考妣承事郎  
孺人之命告於第某不肖不足以荷先訓蒙被封冢  
之寵而久官行朝又不卽奔告以無失時延淹留至  
於今慙懼感咽不知所言恭惟神靈不昧尚膺天子  
丕顯休命

祭止君文

狗嗟止君帝隱之倫紛攫金而爭先炯懷璧以自珍  
超獨懷於德義外不亂其光塵樂怡怡兮自適垣蕩

今無堪趨承家之子弟服義方以資身吾來闕歲  
八周悵識公其何因惟先君之仲女婦子舍而通姻  
方言還而在道篋覲幣而未陳忽奉訃以來告奄捐  
俗而返真嗟乎天之不淑胡獨折此善人念此往哭  
其何及爲喪七而廢食頃聞公之晚歲頗玩志於竺  
文了一世之泡幻盱生死如夕晨曾其躬之不羸天  
以燕其後昆方世胄之有奕矧先德之未泯嗟惟公  
復何憾悼生者之號寃馳斯文以侑奠庶冥漠之或  
聞

代鄭德與蔡龜山先生文

章齋集卷十二

祭文

九

道喪千載聖遠言堙矧曰國家莫善其身三川之郊  
篤生至人公甫筮仕樞衣其門聖有遺訓俗學所羸  
手摩層雲日星昭回六十餘年學者有師斯文所寄  
天亦着之靖康初元天子側席擢從史氏來長諫列  
國勢危安廷議中式有懷必獻曰此予責帝在淮海  
始初清明日御詩書渴見老成白髮蒼顏歸侍邇英  
如周武王丹書是承得謝言旋田里燕息有言有行  
四海是式謂當期願難老永錫執餽乞言福我王國  
云何一卧遽告易簣邦人涕洟朝野大息嗟哉冥頑  
多難所嬰避影趨風久愧未能越自世父執經師庭

德義之契施及晚生惟先君子謀謨密勿天曹之在  
勳著王室公昇銘章黼黻金石幽竈是藏以詔無極  
盛德之賜曷酬萬一祖祭有期來從執紼帝懷元老  
天不憖遺莫觴一哀豈獨吾私

祭鄭龍巖文

我慰尤溪少未聞道不安厥官跌宕物表維賢宰君  
不我瑕疵美疾潛去砭之藥之比稍有聞追悔何及  
見容則多賢哉師德九仙之別俯仰六年公官龍巖  
手書見存知我倦游日困羈縻督以赴銓舊家來寓  
來官公鄉日訪代期阻闕十舍跂予望之重九之書

章齋集卷十二

祭文

十

案然累紙既再涉旬與訃俱至嗚呼哀哉公與人交  
通介之間外同光塵涇渭了然達於民政心爲衡石  
清畏人知不求赫赫勝日婆娑萬事一尊考評書詩  
有流有源展矣吉人宜壽宜貴豈期微痾一卧遂蛻  
位高疾頓基薄崇墉播惡遺臭形渥而凶公齋今名  
全歸墉下位雖不克不克無憾藥藥諸孤甫以喪歸  
身有吏責往弔不時德義之隆追懷永慨孰知予悲  
寄此一酌

松奉孃父幸安小五娘九月十五日午時免娠生男  
于幸皆安樂自去年十一月初在泉州權職官聞有  
鹵騎自江西入邵武者遂棄所攝攜家上政和寓壘  
寺五月初間龔儀叛兵燒處州入龍泉買舟倉皇攜  
家下南劍入尤溪而松自以單車下福唐見程帥在  
福唐聞賊兵破松溪隘駸駸東下已入建州攻南劍  
甚急又匆匆自問道還尤溪六月十四日蚤到縣而  
賊兵已在十數里外矣幸二舍弟已搬家深遯是日  
卽刻與縣官同走至家間所遁處賊在延平爲官軍

章齋集卷十二

附書

十一

所破倉皇自山路欲遁下漳泉至此非其本心也過  
縣更不駐不甚害人亦不縱火家中上下幸皆無恙  
而隨行及流寓舍中衣服文字之類皆無所損失比  
他人爲尤幸也七月間方還縣而甌寧土寇范汝爲  
又出沒建劍之間其衆數千官軍遇之輒潰諸司不  
免請官招安以還狀受犒設將散其衆無何大兵自  
會稽來必欲進討昨日方報大兵冒昧入賊巢喪失  
數千人賊勢又震大路自今夏以來未嘗有一枕之  
安此懷如何得程壽隆近書云鄉里頗擾擾不詳言  
具故度切近江湖其可憂當不啻此唯聚糧深遯勿



一毫珍幣自隨乃爲上策此中雖城居但日夕爲  
煙入深山之計生意草草凡事苟且不知百年未滿  
之間如此者更幾時而後定耶來書謂松懶於從仕  
非也中世士大夫以官如農夫之於田其政惰耶但  
未能赴行在閩閩中所有不過權局遠不過三五月  
道里有遠近便不便攜家卽厚費獨行又非便是以  
且此踰藏意亦欲俟來春無事一走會稽見當奉報  
晉道帥福辟得一員屬官頃京朝官大年又未叅部  
一切差遣皆疑是以皆參差也裘四久此頗忠懇可  
任繼忤逢年當擾攘中遂不告而去情理不復可耐  
今此復來察其意色不復可制蓄每日來就食而夜  
宿客舍然地遠難得人力來往彼此資以通耗且羈  
縻不絕猶與尚可鞭策爾方賊至六月間在村中裘  
四亦在被數使人呼之不至却妄云松在福唐未還  
又云賊破福州皆妄言也發源先廬所在夢寐未嘗  
忘也來書相勸以歸當俟國家克復中州南北大定  
歸未晚也

文公全集內跋吏部府君與祝公書卽此篇也可

見當時家無藏藁至文公六十四歲方得見之跋

云內弟祝康國出示先君子與外大父書藁之不

肖於是始生故書中及之今六十有四年捧玩手  
澤涕血交零敬書其後而歸之紹熙癸丑十二月  
七日孤朝散郎秘閣修撰主簿南京鴻慶宮嘉謹  
書

堂齋集卷十二

附書

三

小日亦時嬉復蘇閣翁與主曾南京鴻慶宮嘉謹

翠薄血交零蘇書其發而亂之跡熙癸丑十二月

肖於是始生故書中又云今六十有四年捧玩手

英偉豪傑之士生必有所自來故其亡也決不泯泯  
與草木俱腐觀玉瀾先生之集顧不異哉夫得則喜  
失則悲有所不平則怨刺此詩人之情也惟深於道  
者不然無人而不自得先生近之先生少有軼才自  
負其長不肯隨俗俯仰厄窮蹇踔有人所難堪而其  
節愈厲其氣益高其詩閒暇畧不見悲傷憔悴之態  
其視富貴利達真糝糠土苴爾春風一篇雍容廣大  
有聖門舞雩氣象感事三篇慨然見經世之志自作  
挽歌詞齊得喪一死生直欲友淵明於千載至所謂

玉瀾集跋

自我識興廢於天無怨尤非深於道者能如是乎嗚  
呼以先生之才使其作於聲詩薦之郊廟發其所蘊  
措諸事業何愧古人百不一售使後世所以知公者  
獨此數十詩而已悲夫先生有兄曰韋齋白首郎潛  
不究大用人以爲恨其詩凌厲高古有建安七子之  
風韋齋之子南康史君今又爲道學倡其詩源遠而  
流長信矣哉淳熙辛丑仲春望日梁溪尤袤敬跋尤  
字遂初常州無錫人幼穎異稱爲奇童紹興八年進  
士累官至光宗朝除禮部尚書卒年七十諡文簡有  
文集六十一卷行於世

逢年舉建州貢元負軼才不肯俯仰於世未仕而  
卒其詩高遠近道原附韋齋公集後尤公題跋極  
稱之敬列於篇端惜公他文不傳並生卒年月家  
乘中亦無攷茲幸獲原本得詩八十三首重新授  
梓不使終於淪沒亦可少慰公靈之萬一爾

紫陽世孫 王敬識

玉瀾集

跋

二

五言古

乙丑除夜寓永興寄五二姪

葵道人之三山

感事三首

雪梅各一首

道中

七言古

次韻梅花

次韻寄求道人

玉蘭集目錄

三

徐彥猷以仇池詩句為韻作詩十四章見示

答之

用東坡武昌寒溪韻三首

五言律

乙丑臘月

竹醉日懷故山

繁暑

大食瓶

夏夜極涼

尤溪縣之南李花千樹無一雜木春曉嘗飲

其中酒家小軒可愛不知何故不曾作詩  
追賦二首明年修故事當書之壁間

春風

穀雨

礪叟書云牡丹醱醱已盡胡不歸

七言律

二詩寄德粲並簡內觀諸友

寄人

十月上休日示求道人

因踏元看竹了軒用去年方字韻作此

王澗集 目錄

四

三山次潘靜之升書記韻

邈書寄出與李知哲唱和詩次韻

老兵種菊以謝之

鄭德予同遊桃花山次韻二首

九日與客語慨然有廬山之興

寓居南軒

答戲昭文梅花

僕自以四月十四日自延平歸所寓之南軒

積雨陰溼體中不佳二十五日夜夢至一

處流水破道色清絕若有欄檻而無屋宇

有筆硯皆浸水中予驚夢何地旁有應者  
曰此玉瀾堂也夢中欲取水中筆硯作詩  
詩未成而覺意緒蕭爽殆不類人世雞已  
一再鳴矣因賦此

贈周崇功

悼鄭彥繼書墓亭

六月二十日

夜坐池上用簡齋韻

平津

寄龔十三

玉瀾集

目錄

五

書報國壁向年寓學於此嘗見虹下飲溪中

復聞子規

葢竹與陳和仲昆季

寄夢肇

辛酉五月望簡陳和仲

五言排

九日與數客登善福院之絕頂晚飲茗飲闌

予以病先歸賦十二韻

姚大本以李義山詩韻作詩題息軒繼作

五言截句

春間四小詩書趙園壁追錄之

六言截句

折山道中寄湧翠道人

七言截句

和德粹三絕

草堂諸陳同遊崧山精舍晁仲攜琴先歸用

壁間韻二首

三山次鄭德予韻二首

次韻梅花兩絕句

延平道中二首

玉澗集

目錄

六

舟次龜湖阻水因由董山四首

向年舟自三山上延平和人韻二首

元英折惠柚花

春寒

秋日三首

次嶺上壁間韻

歌

自作挽歌辭

目錄終



新安朱

樺逢年著

紫陽世孫

玉重輯

五言古

乙丑除夜寓永興寄五三姪

文公行五十二

幾臘避新正疾馳不可輕梅花相行色更以風雨送  
 傷哉綠林豪支派出章貢荐食今幾年金帛既克棟  
 王旅走山澤魄散失飢凍空聞米粟廉不救干戈瘡  
 冥冥紙錢底千室羅盜甕祀先不暇嘗一夜驚入夢  
 書生口擊賊自愧脫嘲弄經營華陽馬想像丹穴鳳  
 融融聲教中焉得餘此衆由基執弧矢鸚鼠何足中  
 浮烟起南舍春事行倥傯桃寒強破葢鳥靜獨成吟  
 詩成寫物色心匠與折衷章草簡阿戎溪頭試微颯

蔡道人之三山

君家雙峰下祝髮事香火豈無遠遊志因此萬山聚  
 坐閱腰包中未接語已墮翩然問知津九仙入風柁  
 冥冥荔枝浦華屋紛破礮邂逅儻逢渠周旋寧作我  
 閉門造車語雖陋佛所可他年笑相視此計毋乃左

感事

大弓竊陽氏神鼎淪泗淵何須識微士周魯必不全

武庫一朝火斬蛇逐飛烟傷心睨前士氏齒定紛然

又

山川非晋土悲泣効楚囚一語強自慰淒迤望神州

刺史下荆水司農來石頭土園管夷吾過計非私憂

又

元規負康濟徒手嬰羣雄兵從歷陽來無地逃姦鋒

誰乎死社稷千載一十公英風與義氣建立成江東

雪梅各一首

去年雪欺客平地一尺深謝遣東閣花那顧西牀琴

故人初不知屋側乃見尋悠然振永起誰復明此心

玉瀾集

八

又

寒梅卧烟雨山澤有奇氣六龍扶翼之月袂攬雲轡

先生九疑仙心識真筌秘裁詩作花骨瘦淨乃可貴

道中

疲憂劫征行金火方抵捭宵分餉羣僕乘月問前路

小兒何自至檝我懷洲渡暗浪擊層崖平沙起鷺鷥

莽蒼川花開萸蒙山氣聚物情豈不嘉悶滯非所遇

鈴語出林表風期呼我住尋幽本素志觸熱詠嘉句

午枕得高深復覺清景駐誰云適所願永之濟世具

以茲一夢頃可况百年遇咄哉郭氏子破甕尚欲觀

次韻梅花

陰陰雪意雲垂地，曳策微行傍清泚。眼明橫路出江梅，烟溟沙寒迤表裏。當年一夢山月明，依約瑤臺見仙子。俗緣掣肘意未了，弄出飛瓊亂紛委。摩娑銅狄豈須話，滄海揚塵固其理。花神縱步來閨苑，羞怕唐昌偷玉蕊。回風自作粧半面，泣露成愁齟齬相看。一笑豈易得，分與天香更清美。那知脫屣塵寰去，頃刻蓬萊三萬里。黃昏誰伴醉鄉歸，天色無情淡如洗。

次韻寄求道人

玉瀾集

九

天工憤憤春無力，桃李羶心少顏色。夢中矯首望三山，我是東南未歸客。巖壑交遊人姓支，相思江月半成規。遙知草木代說法，豈是畫餅隨兒嬉。此身分不過朝市，何日相從拂衣袂。豈容陶令載白蓮，會作鄭虔書落柿。

徐彥猷以仇池詩句爲韻作詩十四章見示  
答之

徐侯筆下波濤寬，新詩示我清且闊。誰能辛苦學飯顆，格轍已到元和間。春寒十日不出戶，坐想江柳分烟鬢。東坡老仙有奇句，析韻琢句光爛斑。疾雷一洗

牛蟻聞渴鼓畧驚桃李頑周郎知音亦已久仲車着  
語誰當刪大福六鈞古稱重汝自力弱無由彎胡爲  
坎坎事唾黠今古可笑兒童辱鄉關春物入意匠水  
光花氣相回環莫嫌衆口亂如沸當見三耳生其顏  
嗟吾和詩雖已晚識君妙意存高山告君詩妙須飲  
酒社甕一醉寧當怪

彭獻戒酒常云人言吾詩好卽飲酒

用東坡武昌寒溪韻 同楊長翰

漫郎古邑埋蒿萊五柳合抱何人栽  
浯溪未作天寶頌爽氣已壓南昌梅  
蘇公鄧公先後到一時玉立高  
鬼鬼扁舟載酒渡江水千山軟翠昏樓臺  
窪尊杯飲

玉瀾集

十

追太古雲荒石老無紛埃歸來玉署念赤壁側身西  
望銀濤堆英辭傑句相震發尚記野鳥窺空囂只今  
却數未百戰蟲篆想見留巖隈中原膾腥雜夸夏淮  
北城壘生莓苔公平天與濟世具曷不手引梟鸞開  
空遺筆力配元祐頓覺紙上千軍推禁中頗收知在  
卽號令前日頌風雷丹青元向大羽出貂蟬要白堯  
盞來數公文字雖勝絕莫使變作離騷哀

又

東坡謫官未放回桃花不繫玄都栽  
機牙愛觸造物手五見江雨肥  
江梅扁舟一笑凌浩渺瘦筇結伴登

崔嵬崔尊故事逢浪寥鳥篆真迹追浯臺次山有浯臺銘見六一  
集一漂流長有北闕夢遡迨果踏東華埃玉堂夜直對

同舍金燭照座花成堆帝觴雨露澆舌本忽憶樊口  
傾山疊聯詩共刻醉眠處至今寶氣蟠巖隈關西夫  
子獨好事掖垣行卽吟蒼苔斯文突過元祐上已覺  
萬丈光芒開臨風弔容感赤壁公瑾孟德俱彫摧英  
雄割據亦兒戲安用七筋驚蚊雷東坡羽化不復返  
浪寥何日成歸來鸚鵡洲前舊時路寒波荒葦令人  
哀

又

玉瀾集

十一

故園山水真奇哉三徑蘭菊當年栽自嗟流浪不知  
返江城曉閣愁吹梅詩書邀我忽半世車轍前却連  
崔嵬試尋夷路到聖處馬力已竭煩輿臺去天尺五  
吐傑句孔丘盜跖俱塵埃坐疑蓬島尋丈爾扁舟徑  
入浮雲堆肩摩嵇向挽焦賀欲倒瀛海爲尊巒夢中  
失脚在何許千里閩越天南隈隻身形影自相弔俯  
仰馬鬣迹青苔蘭階彫謝知葉落荆樹慘淡無花開  
向來愚公不自度一手欲以太華摧那知天目山頂

露兒啼下跡雲間雷華亭黃耳竟安在遼東白鶴還  
飛來終尋三十六峰去要假聶許平餘哀

五言律

乙丑臘月 十七日立春

自數今年臘天饒半月春酒船欺日首桃歷笑青唇

避地疎同隊一作逢人試問津傷心穿豺虎未肯

奔秦一本結句作南山收宿雨鱗甲一番新

竹醉日懷故山

一室真容鄰一作不彌融何人客子猷土浮迎竹醉雲淨

對山羞無地青歸幌他年翠繞樓且從隣寺去烟雨

一作雨外看沙鷗

繁暑

玉澗集

十三

繁暑不可度病餘少見招投隣借軒卧信手得書饒  
壽我藥雙笈驚人詩一瓢醒心憑雪鷺只恐日薰銷

大食瓶

竅質謝天巧風輪出鬼謀入空奔闕伯隨舶震陽侯  
獨鳥藏心穩雙虹繞腹流可克王會賦漆簡寫成周

夏夜極涼

素簡久辭夜清風先戒秋稻深羣蛤吠草暗一螢流  
舌在殊無計心空尚有求按圖尋分野楚尾見吾州

尤溪縣之南李花千樹無一雜木春時嘗飲

其中酒家小軒可愛不知何故不曾作詩

追賦二百明年修故事當書之壁間

橋外茅茨好相過問酒錢李花今若此白髮自茫然  
落日雲千步春風雪一川明朝記來處石澗響濺濺

又

見說小軒久無人喚我來直如春力快故遣客懷開  
玉立花千樹霞翻酒一杯江陵二月尾襟韻信難陪

春風

一舉造物手萬生和氣中酒邊排雪意詩裏要春風  
了了誰孤起滔滔我卽空試詢三世事猶有讀書功

穀雨

玉瀾集

十三

大點紛林際虛簷寫夢中明朝知穀雨無策禁柝風  
石渚收機巧烟蓑建事功越禽牢閉口吾道寄天公  
礪叟書云牡丹醱醱已盡胡不歸

客次驚衰白歸期先牡丹空枝兼病力啼鳥問愁端  
平日長相憶東風忍不看氷容亦零落唯是有春寒

七言律

二詩寄德粲並簡內觀諸友

春風本自掣肘去那更病留過一旬滿眼山川雖不  
改連天桃李已成塵銀河誰與洗兵馬寶唾安能泣  
鬼神悵望故人分雪此飛雲落日在綸巾

又

九淵亭上二三子見說年來事事新  
隔水不容招手喚曲窓已有畫眉人  
醅釀香好急攜酒匙鳩聲繁催  
送春笑我江南未歸客飄然天地一閑身

寄人

一牛鳴地兩禪林霧雨初晴翠雷深  
熟路緣溪穿窈窕疎鐘喚客出  
崑嶽未求黃卷成功處且辦青山避  
世心悵望不來還獨返秋風聊作暮雲吟

十月上休日示求道人

老禪獨卧千巖表枯木寒雲伴此身  
只倚藜根作詩

王澗集

十四

本肯分秋色與騷人心源落落故難合  
筆勢翩翩想絕倫記取濠梁斷金語  
三山好處要傳真

因蹈元看竹了軒用去年方字韻作此

淇澳渭川那復夢而今天遣出南方  
要觀大節須霜雪莫說此君無肺腸  
照水形容殊不惡臨風言語一何長  
山僧豈識留連意千里故人逢異鄉

三山次潘靜之升書記韻

客路那知歲月長掀眉一笑蒞芻房  
且傾徐逸聖賢酒不問陳登上下  
秋雲影翻空迷海嶠秋聲隨夢到  
家鄉明朝各聽船窓雨猶憶枯棋戰  
四郎



逸書寄出與李知哲唱和詩次韻

邂逅招提頓客輶十年塵土且休休  
三人月下從渠便二老風流到我  
不南北只今無好語山川如許更  
悲秋故應賸作鏘金句莫羨羣兒  
萬戶侯

老兵種菊以詩謝之

蔬畦雨徑策勳時徙種隣墻菊兩  
枝九日無人過朱放十分舉酒酌  
王尼花裁粲玉秋風健香近龍涎  
曉夢知負口不應還負眼長饒煩  
爾鎮相隨

鄭德予同遊桃花山次韻

江村卜築路斜斜模寫癯仙四壁  
家聞道讀書忘肉

玉瀾集

十五

味不緣避世宿桃花青山自作千  
年調白眼空驚一望餘欲買雞豚  
投近社烟蓑雨笠寄生涯

又

春紅萬樹抱山斜落落真源自一  
家雲起坐中疑有兩酒行杯面恐  
飛花塵緣未斷心雖勝他日重來  
約尚餘畧倩淵明記遺事武陵今  
不在天涯

九日與客語慨然有廬山之興

元日黃花笑白頭分將牢落付林  
丘半川暝色聊償夢別領秋聲旋  
寄愁江國經年成浪語匡廬入手  
是真休未能免俗須登陟覘視元  
龍百尺樓

雲氣披猖月意孤冬青倒影上庭隅燈橫老薺蛾方  
去昔掩新芸蠹已無一世盡知關魯酒十年不擬歎  
齊竽支願坐覺疎星沒獨扣龍頭瀉酪奴

答戴昭文梅花

臘到方留此日寒雨多未覺過雲殘共驚臺柳蕊蔥  
去獨抱園花細細看洗面不勞千點雪薰衣剝破一  
分檀詩人窮苦誰料理只倚東風酒量寬

僕自以四月十四日自延平歸所寓之南軒

積雨陰濕體中不佳二十五日夜夢至一

玉瀾集

共

處流水被道色清絕若有欄檻而無屋宇  
有筆硯皆浸水中予驚問何地旁有應者  
曰此玉瀾堂也夢中欲取水中筆硯作詩  
詩未成而覺意緒蕭爽殆不類人世雞已  
一再鳴矣因賦此

蘧蘧飛夢過雲鄉物色清輝眼界長閭闔未招金馬  
士蓬萊先立玉瀾堂千尋濯足衣裘冷六字哦詩筆  
硯香當與瑤池作同社紅巾青鳥兩相忘

贈周功崇

闕嶺浮沉二十年歸心日夜夢江天謾題甲乙煩君

看若說功名只自憐造物小兒知薄相箇中老子且  
忘筌 筌聞作東南去豈欲求人左海邊

悼鄭彥繼書墓亭

蒼梧翠栢泣西風尺豕巍然宿草中寶劍何心求季  
子隻雞今日過橋公麟經有味人誰識鶴陣論功氣  
自雄欲拂蒼厓寫竒節陳琳檄手語言工

六月二十日 二十一日立秋

天涯明月見秋風錯莫誰驚碧樹空豈意楚山招隱  
處盡歸蜀客廣騷中釣魚聊爾針方直乞米茫然帖  
自工獨卧南軒聽南澗蠻花猶作杜鵑紅

玉瀾集

十七

夜坐池上用簡齋韻

落日解衣無一事移牀臨水已三回斗沉北嶺魚方  
樂月過秋河鴈不來疎翠庭前供客話淺紅木末勸  
持盃明明獨對蒼華影莫上睢陽萬死臺

平津

西風扶病上江橋老眼凄迷一色秋帆影戛雲追斷  
鴈角聲吹月舞潛蚪栽培白業初無路點檢青山始  
欲愁左海此中纔咫尺何年烟雨解扁舟

寄龔十三

支頤獨揖北窓風恠事從今咄咄空簡策不知春色

晚山川渾落戰塵中  
花飄茵席三生淨  
草入池塘一句工  
想見楚龔懷我處  
扁舟遶蕩夕陽紅

書報國壁向年寓學於此嘗見虹下飲溪中  
復聞子規

昔與春風來此時攜書覲  
覲伴兒嬉山晴欄檻投雌  
覓身病林巒號子規短髮  
蕭蕭吹易盡長江滾滾去  
何之欲追舊事無言說更  
作三生石上期

葢竹與陳和仲昆季

玉樹成羣不可攀漫將牢  
落待蒼山五年分手河梁  
外一夕連牀風雨間梅蕊  
凌寒春欲動酒盃無力病  
相關朱陳自古同鄉社更  
約青雲作往還

玉瀾集

十六

寄夢肇

滄海橫流無處安只今且  
作夢中看豈須遊戲兩蝸  
角收此微茫一彈丸老境  
懷人山宛轉春風着物髮  
摧殘窮愁似與詩增氣嚼  
雪敲冰字字寒

辛酉五月望簡陳和仲

秀出雪峰一千衆挽回廬  
阜三十年赤烏白馬吐傑  
句黃花翠竹通幽禪竺師  
不假報文度鑿齒本自知  
彌天可憐烏石嶺下路榕  
葉炯炯凝雲烟

九日與數客登善福院之絕頂晚飲茗飲閣  
子以病先歸賦十二韻

風日迫佳節一川秋意昏臨高分石磴却立數烟村  
楚製隨雲物蠻花照酒痕龍山嗟未久藍水想空存  
鷓鴣頻收喚菜萸幾斷魂拍肩尋熟路登閣換餘樽  
鍾梵規繩濶親朋笑語溫加籩攜海嶠聞笛憶鄉園  
夢記南柯守兵看左角奔詩凡羞晉宋髮短任乾坤  
汝輩禪心起今生道眼渾不知東嶂外灩灩湧金盆  
姚大本以李義山詩韻作詩題息軒繼作

隱几心疑水攜盃影照山六窓開畔岸一榻掃中間

玉瀾集

十九

栢子方饒舌花枝忽解顏定餘半自牧夢起蝶相關  
閨闈初無路蓬萊別有班藏舟知夜失面壁竟西還  
老矣從他笑公平伴我閉體坤詩更好分寸許躋攀

五言截句

春間小詩書趙園壁追錄之

柳態隨時秀花容近酒輕綠窓京洛語葢抹早鶯聲

又

小語不知夕幽香無盡時影寒人欲醉明月照醅醪

又

自得春風信開懷待此花餘寒固艱棘今夕雪斜斜

又

夜月闌盃淺春風楚製輕故鄉空費夢來此聽溪聲  
六言截句

折山道中寄湧翠道人六首

折山有路可上他日雲藏萬家用處何曾觸石一禪  
指頂天涯

又

雲暖網橫危磴日沉舟泊平沙欸乃一聲歸去炊烟  
遙起蘆花

又

玉澗集

三

牛卧黃茅岡底鷺歸紅葉村邊可是太平無象溪橋  
醉舞華顛

又

玉梅無意相惱嗾人烟雨疎疎擬寫箇中妙處語煩  
不到西湖

又

草枯蟲躍鶯響溪靜魚行閃光只麼時時管帶可須  
細細商量

又

既有女名靈照何妨自作維摩要見諸天辦供問他

風月山河

七言截句

和德粹

平生樂事在三餘，不管梧陰過玉除。  
絕尾忽參菘葛辯，句風塵今日正愁予。

又

心賞南樓一味涼，波光山影上藜牀。  
莫言體國非吾事，好夢不能千里長。

又

未坐他年百尺樓，浮雲身上且悠悠。  
悠悠眼高四海騎驢

玉瀾集

客不見長安亦解愁

草堂諸陳同遊崧山精舍冕仲攜琴先歸用

壁間韻

來伴秋風十日閑，筆端久已識波瀾。  
煩君一醉雙風月，乞與兒曹白眼看。

又

破塵妙語慰畸人，鶴綠深衣雨墊巾。  
獨自抱琴山下去，石橋月色爲誰新。

三山次鄭德予韻

日脚微明雨脚疎，誰將雲夢賦相如。  
西南山好君知

不一見全勝讀異書

又

何日歸舟片葉輕  
白鷗相伴艦微鳴  
只應潮打蓬窗處  
已作離騷一半清

次韻梅花

一月尤溪烟雨濃  
玉梅渾作玉人逢  
江南他日摘香處  
莫忘雲間雙髻峰

又

清淺響環遠故牆  
一身將影理殘妝  
西施俗處無人見  
冷落吳宮溪水香

王瀾集

三

延平道中

一溪春漲午晴初  
日透波光綠浸裾  
却憶孤山山下路  
石橋清澈看叉魚

又

雲間三十六峰高  
北望思歸夢亦勞  
來客雙峰莫相笑  
少低吾眼爲兒曹

舟次龍湖阻水因由董山

山雨疎疎心又驚  
起瞻天色斗微明  
他年一枕江關夢  
知憶蓬牕此夜聲

又



三川黃濁寫崐崙苦恨南溪不盡吞三老亦知行意  
速時時挿竹記沙痕

又

拂拂朝霞到容舟苦疑雨意在鳴鳩好峰天半元相  
識且作僧牀挾策遊

又

夢好山晴曉不知舡邊今日見鬚眉向來快寫崑崙  
地元有薰風綠盡時

向年舟自三山上延平和人韻

春江一月困揚舡醉夢無人與喚醒欲識故交金石

玉瀾集

三十一

處相逢詩裏眼猶青

又

春風一夢收桃李雙燕不知愁絕時卧向蓬窓飽聽  
雨無人識此是新詩

元英折惠袖花

白玉繁花五葉芳春風吹盡洞庭霜河西道眼分明  
處識破此中知見香

春寒

人道春寒早繫舟楚山一夜雨瀟瀟此生削跡江邊  
路嫩綠紛紅只自愁

鳴蜩初歇樹猶陰黃菊紅榴色轉深管領秋風有今日留仙羣稱辟寒金

又

簾弄天風髮影涼西河一笑問吳剛借君玉斧煩輕手留取箇中秋影香

又

山靜溪回樹綠晴鷺羣點點雲分明影沉寒水初無意只是魚兒獨自驚

次嶺上壁間韻

玉澗集

一十四

雲卧雙峰祗對亭黃塵縈拂玉梅驚春風一棹歸來早誰作窓間擁鼻聲

歌

自作挽歌辭

憂幽坐南軒萬壑取我囚疾雷且不聞焉知草蟲愁強顏理編簡閱世如東流滔滔竟不返誰復操戈矛天涯念孤姪携母依諸劉書來語悲辛心往形輒留先塋託仙峰山僧掃梧楸二女隨母住外翁今白頭伯氏尚書郎名字騰九州仲兄中武舉氣欲無羌會棟華一朝集荆樹三枝稠堂堂相繼去遺我歸山丘

漆園一作蘧一作夢方覺白衣一作雲正一作浮燕陵活蹈

空何處停華勅故卿豈不懷一作屋食良一作易謀

自我識廢興於天無怨尤平生喜聞詩此詩當稅謳

不須生芻莫君從二兄遊

玉瀾集卷終

玉瀾集



|    |           |
|----|-----------|
| 書名 | 文化局機交何燧捐書 |
| 冊數 | 23冊 複本    |
| 冊號 | 5         |
| 日期 | 1955年2月 日 |

